

杜律詳解

下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5

3



文庫 17
W135
3

先子嘗罹阨引疾閒居爲諸生講杜律因自錄其說
曾子固所謂以余之窮足以知人之窮者亦有所感
而自寓也從前諸家箋釋各有得失蓋訓詁家與風
人肝腸意見不同偶爾遣興目前詠景亦必求所寄
託牽彊傅會橫生枝葉遂使詩爲謎豈作者之意哉
少陵嘗嘆一生懷抱向誰開乃身後亦復受屈不止
一生而已先子此解蒼萃衆說丁寧反覆弗遺餘力
使人如目擊其時事諸生皆曰先生之阨後進之幸
也及國校梓行之命下達董校刻事謹書之爲跋
天保六年乙未四月六日
男達拜識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幸吉藏書
贈

010185190434

東陽先生杜律詳解後序
夫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故詩序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上世之詩其道可見陵遲至於梁陳斯道實廢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莫不為詩道之累唐興詩學大振而杜少陵之詩為諸家冠冕識者遂推為詩史又尊為詩中之經非以其忠厚惻怛紀實寫真足垂訓於百世邪夫如此則其為詩道大矣後之學詩者又宜杜詩為宗惟杜詩全集學者或病其浩瀚要先讀杜律徐汭流風庶可造其真源觀

東陽先生杜律詳解後序

夫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故詩序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上世之詩其道可見陵遲至於梁陳斯道實廢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莫不為詩道之累唐興詩學大振而杜少陵之詩為諸家冠冕識者遂推為詩史又尊為詩中之經非以其忠厚惻怛紀實寫真足垂訓於百世邪夫如此則其為詩道大矣後之學詩者又宜杜詩為宗惟杜詩全集學者或病其浩瀚要先讀杜律徐汭流風庶可造其真源觀

星宿之海也而舊註聚訟眩惑學者此東陽先生所以撰詳解蓋其止於七律者昔人稱秋興八首謂少陵一生心神結聚之所作又評諸將五首曰宛是一章奏議一篇訓誥與三百篇并存而可也苟讀此諸篇則於杜律已挈裘領且詩法莫嚴於七律起結照應開闔頓挫不得缺一此卽古文之法若能依是而通斯法則亡論近體雖馴致之古風七縱八橫以卷海濼不失其性情之正故先生特註此欲誘掖學者也夫觀水者必觀其瀾學者能觀此編而得少陵之詩所以上薄三百篇則其興觀羣怨旣自弗畔矣過

此以往究其全集而遊夫泱泱亦可以知詩道之神化歟而世或舍之以摸寫物象畱連光景爲詩之能事者陋矣先生博綜經史著撰固富如此編實爲緒餘然嘗曰此擬朱子註楚辭其旨豈淺近乎先生命薰係序言猶在耳而不幸卽世已欲一紀此編之刻適成今昔之感不能不切抑少陵之世去今久遠浣花之堂東屯之齋不得憑弔其遺跡而其詩流傳天光晴射雖在百世之下萬里之外猶可仰高風挹芳徽苟觀此編者其又有感於此此足以論世何獨爲詩道之津筏而已哉

天保乙未七月九日

門人伊賀崇廣堂講官伊勢小谷薰謹撰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杜律詳解卷之下

伊勢津阪孝綽君裕著 男達有功校

秋興八首

興起也晉潘岳有秋興賦言因秋而感興重在興而不在秋也時公寓夔之西閣故國千里欲歸不得適值悲秋百憂交興故槩名秋興唯首章純敘秋後不必然時見秋意已入詩皆沈雄富麗杜律中尤有力量者懷鄉戀闕慨往傷今公之生平具見于此乃公一生心神結聚所作時代宗大曆元年公春秋五十有五歲也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

起句言秋已老露白故稱玉蓋

玉露錦楓娛目幾日風霜肅殺早已凋落羈客悲流年所以觸懷也特言楓者峽中所多也次句巫山十二峯巫峽一百六十里高秋氣象悵望蕭寥而公當此時流寓其間為悲何如哉巫山巫峽詳見于前下四句交股 應山與峽 江聞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兼天

子語兼猶云連也言風浪騰湧浩蕩滔天也塞邊界也夔為楚之盡境所以稱為塞上接地陰者陰雲因風紛亂層層低合充滿山壑也黃仲霖云江濤在地而曰兼天風雲在天而曰接地極言陰晦之狀陳午亭云波浪兼天風雲接地不但寫夔州山水公時艤舟欲下江漢此即孤舟去路所以引後聯之感也案風字一聯樞軸浪騰雲壓俯仰景象一氣拈出悲壯雄渾勢吞宇宙李于鱗謂此二句是皮相天下士也

也 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 上半首已足 秋景大局下

半首是興感之懷他日往時也公自至夔兩次見菊故言所謂感時花濺淚也是句屬山兩一作重孤舟即公欲歸故園而所買者一者一偏之義去春以來孤舟空繫而未能發故曰一繫是句屬峽 寒衣

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處處催刀尺謂家家作授衣之計白帝城

謂夔府砧音樞搗衣石也峽中早寒砧聲急節亂風感時迫授衣之候切遠客無衣之恨公率家累無所聊賴當此伶俜聞彼丁當雖復鐵石作肝能不腸斷魂銷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

此首承上暮砧來說自暮入夜

夔音葵自夔望京在北長安城上直北斗故瞻依其光而望之蓋山城日晚寂寥因而依北斗以望京華平生戀闕之情每感暮色而切也八章大旨特於此句拈出孤字與華字見尤難為懷北斗或作南斗誤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 上句承夔府下句承京華猿與

猴異不獨此方無之西土亦唯楚蜀有之其鳴長而悲故曰嘯曰哭稱斷腸聲思過半矣水經注峽中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鳴屬引淒異空岫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巴東三峽猿聲悲猿鳴三聲淚沾衣實下者昔嘗聞說今實下淚只加一實字古語便新史記漢張騫奉使西域窮河源然無乘槎事博物志載天河與海通有人居海渚者每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思齋糧乘之而去忽至一處有城郭狀遙望宮中有婦人織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問是何處答曰汝還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還以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牛女計年月此人到天

河時也此即八月槎而奉使竟無涉故諸註以為公
誤混用然公又有乘槎消息斷無處覓張騫之句唐
彥謙詩亦云煙浮博望乘槎水案宗懷荆楚歲時記
漢武帝遣張騫使大夏尋河源經月而至一處見城
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
問此是何處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杼機石與騫而
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杼機石為
東方朔所識此雖荒唐附會公亦承襲用之爾點八
月字取諸博物志因時秋也虛隨翻古事也夫八月
槎竟能到天河今公不得歸朝是乘槎之事徒作虛
隨矣胡熒亭云虞註以為公自比張騫則公流落之
客奉使二字屬無謂或又妄謂是時吐蕃入寇遣御
史大夫李之芳使虜為所留公蓋傷之此尤無涉絕
不通上下線索從橫處插出不願死活矣細測其意
奉使暗指嚴武節使來蜀而公隨之原欲借其仙槎
以達天朝公立秋院中之作云主將歸調鼎我還訪
舊邱此乃素志何期鄭公中歿竟虛隨八月之槎耳
要知上句聽猿實下淚不但為旅況原為存亡之感
先喝出哭之情此則言哭鄭公兩句一串是公一種
最傷心事故發洩于悲秋槩括言之妙在隨字是欲

附載而歸不用乘字其義甚顯謂自此張騫則隨字
無著矣槎達天上此因北斗承出更有針線公之負
外郎原由鄭公題授公哭鄭公詩空餘老賓客身上
媿簪纓是亦感其提拔所以下文即以畫省足之而
違伏枕亦即虛隨之實事也 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

上句以京華言漢官典職云尚書省以胡粉塗壁畫
古賢烈士故稱畫省又尚書郎入直給女侍史二人
以香爐相從護衣服違伏枕頂上虛隨言嘆徒臥病
相違不得預其事也下句以夔府言山樓即夔城樓
堞城上女牆飾以堊土故曰粉堞隱悲笳言警人笳
聲慘切悽斷望之唯見山樓粉堞帶夕陽耳二句倒
裝言伏枕違畫省香爐 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

蘆荻花 青藤山人路史云藤蘿是夏月蘆荻是秋花
言光陰易逝也此解殊覺有味從前諸註以
為月華之移轉若嚼蠟耳蓋夏天涼月石上藤蘿清
影流年荏苒忽已與洲前蘆荻花相映寒光淒然不堪
悵望夫如是年復一年愁中過了不知何年得歸京
華也此篇因夔城晚景思望長安而恨不得身往起

處將夔府京華雙提出二六皆承夔府四五承京華
結敘入夜且點秋景而仍歸之夔府亦為次首過接
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

此首感曉景而作蓋八詩原非

一日之作首篇迫暮之景次因敘入夜此則夜已過
而晨起有觸也千家謂城市之小山郭言其僻暉日
光也一靜字寫盡山城秋朝清朗冷寂光景即翠微
樓上所下瞰也清儻叟稱為古今七律中第一妙起
句非溢美也公所寓西閣雖倚山而下臨江水故曰
江樓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蓋指山腹而言公之樓
居在山腹積翠之中故曰坐翠微所居與所望皆清
幽可悅然日日坐此悠悠度日旅況無賴已動下文
之感

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

此即江樓所見承上

日日來再宿日信還復也循環不已之義因轉作可
罷而不罷之辭如曉庭還繞折殘枝擣衣砧上拂還
來其義可見已泛泛有無所得之意昨暮所見漁舟
達旦未歸還泛泛于江上故特為也燕子至秋社皆

去今及楓樹凋傷之候故詞而言之，一聯感在還故
二字蓋漁人燕子皆當去而且滯以況己之飄泊不
定即上孤舟一繫之意抑又朝暉曠曠秋波鏡淨漁
舟燕子徘徊其中昨暮滔天風浪如今安在哉詩筆
幹天機不亦幻妙乎譬諸觀劇每一齣一種境界喜
怒哀樂翻轉變化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故終日不倦
唯恐場畢是一題數首

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

心事違

抗舉也謂上之也疏者疏條其事而言之見揚雄解嘲傳經謂研究聖學二句慨己之不

遇匡衡劉向並漢名臣元帝時衡數上疏論政遷光
祿大夫然終不能建大功故曰功名薄向仕成帝為
諫議大夫講論五經見用然亦不得行吾道故曰心
事違蓋匡劉仕漢論政治得失以救時為心公忠義
惓惓憂國無已故以二人自比而嘆官居諫官不能
匡政徒抱遺經無由行道也蓋公一肚皮不合時宜
彼其稷契志業竟為屠龍之技矣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

肥長安五陵極繁華地反襯夔之僻寂衣馬輕肥謂其貴奢論語乘肥馬衣輕裘潘岳詩裘馬悉輕肥

衣冠裘字誤失畫耳此直承上而言當初同學少年今皆致身青雲功名心事揚揚自得輕裘肥馬翩翩五陵不類我之落魄匏繫邊鄙也然彼裘馬翩翩者恐曲學阿世之徒耳併觀上二句其意隱然非豔羨之也自字有在彼而不關我之意蓋彼自貴顯趨時好所取亦唯不過裘馬翩翩而已若公之素學與彼正自不同所以甘于功名薄心事違決不屑自貶以趨時好也已上三首就夔府言以下就長安言此八詩分界處而未句五陵逗起長安矣蓋身居巫峽心思京華為入詩大旨前三首專敘身之所處而慨心之所思後五首專寫心之所思而傷身之所處是入詩中線索也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

此首悲長安之亂而亦傷無家

可歸也聞道聞人之傳道也特更端以聞道起此二字入詩中分界之標也奕棋喻變遷不常左傳甯子視其君不如奕棋百年謂生涯既詳于前京師自安祿山之亂至於代宗朱泚劫之吐蕃陷之變亂無定有似奕棋人生百年之內世事如此多難所以不勝悲也下二聯即敘不勝悲之事王侯第宅

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

上句言第宅皆更王此指宗室避亂奔竄第宅皆委

棄而為他人所有也下句言無復前輩在朝者當時用兵既久府帑匱竭朝廷悉以官爵賞功故文武多濫進非向時勳舊之衣冠此亦嘆如奕棋之變化皆所聞人之傳道也直北關山金鼓

振征西車馬羽書遲

此聯謂吐蕃之亂直北見封禪書長安當夔州之直北公小寒

食詩亦云愁看直北是長安關山金鼓振謂寇已深入征西謂防之吐蕃西戎故曰征西車馬指諸道援師兵檄曰羽書插羽於書取疾速意也上句言入寇勢猛下句言禦之怠慢公自註吐蕃之亂諸道節度使無一人救援者遣使敦諭竟不至案唐書代宗廣德元年吐蕃入寇盡取河隴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匿不以聞既過邠州帝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帝方發詔徵諸道兵而吐蕃已渡便橋帝倉卒出幸陝州吐蕃入縱兵焚掠長安蕭然一空即其事也遲字有含蓄不特援師來遲亦兼言徵詔遲發悞事夫長安而似奕棋羽書而遲良可慨也遲或作馳非起句聞道二字貫至此聯止下句則言身所居也

云

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魚龍鯉之別名又泛言水物水

經註魚龍以秋為夜故蟄言其潛于淵也凡水族至秋皆蟄寢于淵水面寂寞秋光冷然客子悵望尤傷目焉平居平時也故國之思平時常切即所謂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目前者況遇秋江冷寂之候尤難為懷也是倒句結法與天下車書正一家同一手段有所思古樂府題辭案七句點秋意兼言己所居末應上悲意結本章以籠起下四章四章所敘皆故國之事平生心中所思非但感秋而思故曰故國平居有所思○胡燮亭云前四首感慨之情勝後四首皆遣用物色華綻章法骨肉停勻意匠經營空玩案是八詩中機關大轉處局法變化手段學者不可不知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閒

此首因前詩思故國追想長安

全盛之時宮殿壯麗朝省尊嚴泰平氣象猶如在目也蓬萊即大明宮高宗時嘗改名蓬萊南山終南山也宮在龍首山上直與終南相對唐會要蓬萊宮北據高原南望爽塏每天晴日朗南望終南山如指掌

京城坊中街陌如在檻內蓬萊南山特用吉祥語為三四地也莖音衡金莖銅柱也漢武帝好神仙於建章宮築通仙臺作承露盤以銅為柱大七圍高二丈上有仙人掌擎玉杯以取雲表之露和玉屑飲之號金莖露謂可以長生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註金莖銅柱也此借用其事只稱宮室氣象之盛非有譏刺意王維早朝詩亦云日色纔臨仙掌動其他往往言之皆言其壯麗已或謂明皇晚信仙術故以

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

瑤池在崑崙

崑崙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漢武外傳帝齊居承華殿西王母乘紫雲之輦而至關尹內傳老子將過函谷關令尹喜望有紫氣自東來知有真人至伺候迎之此皆借用故事極言昇平盛事蓋當時宮禁嚴若神仙佳氣鬱蔥禎祥駢臻於是王母雲軒幾欲自瑤池而降老君紫氣亦將入函關而來大意不過如是而已何必多方擬議哉舊說謂睿宗女金仙玉真二公主為女道士築觀京師上句言是類天寶初追諡老子稱玄元皇帝詔立廟兩京下句言之茲議道教之盛也又謂楊妃初從壽邸

召度為女道士賜西王母服色入宮西望句隱喻之
 明皇好仙人見玄元於丹鳳門外之空中詔享玄元
 于新廟東來句顯譏之如此等說皆追數前朝之失
 公之忠厚豈然乎哉或難曰蓬萊海上仙山唐取以
 名宮今開口便呼蓬萊又稱南山而承以金莖之高
 擢因言西望王母之降東瞻紫氣之來是豈無譏諷
 于其間邪此考似矣然舉前代之非臣子之所不忍
 追諷刺之果何益哉決非公之意也凡公詩但痛朝
 廷之衰亂絕無追咎先皇意而解者往往
 附會惡喙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噫雲移雉尾

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

此記為拾遺日早朝時事
寫宮殿沈沈天子穆穆狀

卒讀難解細玩始知朝儀之盛宛然在目雲開謂曉
 雲晴開於是天子始臨朝禮玉藻所謂朝辨色始入
 君日出而視之也雲字兼比雉尾扇言之織雉尾為
 扇出御儀衛詳見于前宸儀坐定乃開去許渾早朝
 所云雉扇才分見玉旒朝班在殿陛之下而仰望之
 如彩雲之移動也日繞謂日出照耀繞字尤巧御衣
 光耀眩人若被日圍繞然龍鱗謂袞衣上繡章金
 鱗特用鱗字見的的光景兼見天威可畏蓋羽翼既

開旭日方昇袞上龍文金彩浮動也於是在廷羣
 臣遙望拜瞻因龍鱗之照映而得認識天顏也

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一臥滄江言臥病
於夔也歲晚謂時

已秋杪或疑秋不可謂歲晚蓋謂己之遲暮固哉幾
 回言不止一回青瑣見前點謂點綴班列中楊升菴
 云點讀如玷迂矣此直承上來憶曾為拾遺恩榮不
 淺數廁朝參侍從御前也或以為嘆其立朝無幾日
 非也通章專說朝廷一臥句突插夔府以起次章線
 索相串余嘗論千家篇以朝暉翠微起故下皆語語
 清迥此篇以蓬萊金莖起故通體極其富麗良工苦
 心詩律誠細此閒詩人多味乎章法一聯半章儘足
 驚人求首尾勻稱者則落落晨
 星耳是操觚要訣不可不講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

此首承一臥滄
江驚歲晚因瞿

唐峽秋望而念及曲江昔日盛事也瞿唐險惡之名
 在夔州府城東一里乃三峽之門詳見于前曲江在
 長安都人勝遊之地相反而用之亦詳于前其相去
 各天而秋氣蕭條則彼此同一色故曰接言一氣連

接也秋屬金色
白故稱素秋
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

花萼樓名夾城複道也天子往來其中而外人莫見也南內興慶宮西南隅有花萼相輝樓取棠棣詩之意以為名明皇友愛五王數燕飲于此故名後又廣其樓築夾城以達曲江芙蓉園通御氣者天子之氣

從花萼通于曲江也特言花萼者蓋言五王蒙友愛從曲江遊幸也芙蓉園見前即漢宜春苑又號小苑漢書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是也邊愁謂邊地客愁

如乃杜審言今春花鳥作邊愁亦是也舊說指漁陽擊鼓動地來或以為吐蕃之亂憤憤殊甚上句懷昔下句傷今當年南內花萼之樓直與曲江芙蓉別殿

夾城遊幸之御氣彼此氤氳相通何其瑞相之盛今則風煙荒涼非復舊日光景萬里想像入邊愁來不勝今昔之感也此緊承第一

二句入字與接字對針
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

檣起白鷗
此敘昔日曲江遊觀水陸繁華之盛繞岸

宛轉之形故曰圍黃鵠西京雜記昭陽殿柱多為仙鶴鵠文此用之鵠胡沃反一作鶴漢書黃鵠下大夜池

元帝作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金為衣兮菊為裳初

學記作黃鶴蓋鶴即鶴之轉音相通也江上貴遊舟

船錦絨為纜象牙節檣彩絢照波水鳥驚飛故曰起

白鷗暗翻用海上翁事言其繁華喧闐也舊說跟小

苑來以宮殿遊幸解之泥矣黃鵠白鷗真假取對顧

註可笑一聯徒對偶耳頗令人厭蓋此首八詩中下

乘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自夔望之故

句憐愛惜也曲江都人遊賞勝地中和節賜宴臣僚

于此并賜太常教坊樂故曰歌舞地長安古秦所都

故稱秦中漢及隋唐亦皆建都于此故曰自古帝王

州言其繁華盛麗所以甲于天下也此首到底思長

安之盛而戀戀慕之公在夔追想往事依依如在眼

中乃贊秦中之勝樂不獨唐之帝都而嘆瞿唐之僻

陋不似曲江之樂
土也邵註太謬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此緊承前首回
念及昆池借漢喻唐傷朝廷之變遷名勝之荒廢也

池在長安西南周迴四十里昆明本西南夷名今雲

南地武帝欲伐之其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池象
 之以習水戰漢時功稱當時威武之隆使蠻夷率服
 也史記平準書武帝大修昆明池治樓船高十餘丈
 旗幟加其上甚壯西京雜記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
 各數百艘旌葆麾蓋照灼涯涘其盛可見矣天寶全
 盛時武備雄壯四夷率服亦猶是也舊說以為誠蹟
 武功字何解在眼中言今猶如見也蓋自安史之亂
 蕃戎數寇不已故追思前時之畏服而慨今日之憑
 也
 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
 此及下聯並承在眼中慨

其衰颯關輔古語昆明池兩岸立二石人東西相望
 比牽牛織女以象天河西京雜記昆明池中有豫章
 臺刻石為鯨魚長三丈每至風雨常鳴吼鬣尾皆動
 竝舉池中所有敘荒涼景象岸頭天女機絲不織孤
 月虛照夜色蒼涼池中石鯨鱗甲自動陰風淒然秋
 氣肅殺昔日太平氣象今安在哉荒煙野草之悲見
 于言
 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
 菰生池中
 外矣
 如米故曰菰米梁庾肩吾詩黑米出菰葉味美可作
 飯古人以為五飯之一其皮黑褐色故亦稱黑米沈

雲謂雲影沈在水中鮑昭詩沈雲日夕昏沈雲黑言
 菰米秋熟而人不收取但為波漂委在于水面黯黯
 如雲影之黑也露冷蓮房言花已褪落而蓮房獨兀
 然乎冷露中也墜粉紅言落紅散于波際也粉稱花
 之麗豔不必謂白色白香山詩齒蒼紅塗粉菰蒲綠
 潑油又巫女廟花紅似粉昭君村柳翠於眉其義可
 見已或說紅者所謂陳陳紅腐坐粉為白蓮致此牽
 疆矣案此二句點化大液故實西京雜記大液池中
 有雕胡紫籜綠節鳧雛雁子啜喋其間雕胡即菰米
 也三輔黃圖宮人泛舟採蓮為巴人權歌此亦係天
 液事蓋昔年承平時昆明之勝槩亦都人遊嬉之境
 今則菰米不收而信其漂蓮花無採而任其墜秋色
 荒涼之狀使人
 不堪傷心也
 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關塞謂夔州鳥道者峽中險絕連峯黨天彼此阻隔
 獸猶無蹊除是有翼者飛得過耳極唯二字相呼應
 恨夔地僻遠兵禍路梗無由還京而痛嘆之也滿地
 謂眼界所極或解猶言到處淺矣漁翁自謂公落魄
 飄蕩未知所止有似漁客泛泛江中也滿一兩字亦
 相呼應夫江湖汗漫極目無際而孤身子然漂泊其

際旅況無賴何以堪之邪此篇中四句敘想像極形
蒼涼景象未乃依依悵望不勝感慨而關塞險遠身
阻鳥道江湖渺茫跡比漁翁悠悠送老回京無期言
而至此其恨亦應極天滿地矣對法尤妙以俯仰上
下一氣拈出若
出天造觀止矣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漢陂此首憶漢陂昔

京師舟遊勝境因曲江昆明而類及也公有漢陂行
漢陂西南臺城西陂泛舟宴漢陂諸詩蓋嘗遊于此
數矣昆吾山名在藍田縣境御宿川名在萬年縣西
南竝長安赴漢陂經歷之地揚雄羽獵賦序武帝廣
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逶
迤長曲貌紫閣終南山之別峯在圭峯之東旭日射
之爛然而紫其形上聳若樓閣然故名其陰即漢陂
入猶抵也漢陂詳于城西陂泛舟之下蓋從昆吾御
宿一路逶迤而行所經山川皆上林勝蹟至紫閣峯
之陰乃入漢陂之境則山色水光令人睜若焉昔赴
漢陂路中喜其風土之良至今依依心目故特敘之
也漢陂行云半陂以南純浸山是南山之翠涵影璫

等景境公所以屢遊也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栖老

鳳凰枝啄餘飽啄而有餘也鸚鵡粒言以鳥而食人

謂枝古栖老久栖而古也鳳凰枝言梧桐之枝栖鳳
之所詩大雅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
陽鄭箋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是也二句敘漢陂物
色之景蓋其間沃土宜稻又有大梧桐林用鸚鵡鳳
凰糞點作麗句夸張田土林木之美耳鸚鵡出于隴
山鳳凰周時鳴于岐山皆秦中所有故用之切實不
泛然二物非是所面見者想像虛擬言之形容昇平
富麗之氣象也蓋陂上田疇當年秋成豐饒鸚鵡飽
啄有餘孟子所謂樂歲粒米狼戾者抑或以其為獵
園民不肖驅逐焉岸畔大梧桐林疑為千年外物或
是周時之鳳曾栖之古桐要非凡木如可恭敬也若
云鸚鵡啄餘香稻粒鳳凰栖老碧梧枝則實有鸚鵡
鳳凰矣公詩倒裝句固不少惟此一聯不空牽合是
顧修遠解令公聞之應為首肯或以小人得時君子
失位解之鑿
之又鑿也 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

點化洛神賦語故切水嬉殆視佳人為神女也春字
含情問遺也即鄭詩雜佩以問之義蓋相遺以試
其意故曰問暗挑之也此指城西陂泛舟時事其詩
曰青娥皓齒在樓船蓋登船之前眾妓徘徊汀洲或
戲採摘草芽因有與客相諠為芍藥之贈也仙侶稱
非凡人者後漢李膺與郭泰同舟濟河人望之以為
神仙岑參兄弟曾邀公遊漢陂公作漢陂行具敘其
事蓋公生平極得意之遊故比之晚更移言日晚而
志歸猶移舟雷連漢陂行所云船舷暝夏雲際寺水
面月出藍田山是晚更移也胡燮亭云少陵詩語極
風流事並不涉褻慢所以成大雅之風如春相問三
字真樂而不淫甚有風韻春字殊勝若再加豔褻與
通入章大方氣象彩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象佛頭著蠢矣

彩筆梁江淹事借以自況也干犯也陵突也氣象謂
漢陂勝槩之景象公作漢陂行諸詩雄篇傑作信筆
揮霍直與山水爭勢而陵其氣象太白所云興酣落
筆搖五岳故曰干氣象為結局反襯非自誇張也或
以為指獻賦感天子時事突然硬插無謂甚矣吟望
在夔吟詩而望漢陂也苦勞切之辭白頭低垂喪氣
之貌正與干氣象相反嘆身老氣衰不能復振也吟
望為仰頭低垂為俯頭忽而仰忽而俯亦與太白舉
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同一情態嗚呼彩筆氣象何
其壯白頭低垂何其憊慘鬱之懷為何如哉一結總
收入章所謂故園心憶京華者一付之苦吟悵望而
已竟無奈之何也徐子能云此句是公自畫秋興
小像信然哉凡一題數首作合數首為章法有起有
結有倫序有照應氣脈相承線索一串故讀者須連
看局法變化意思斷續方見妙是其要訣也此八首
自是古今絕調鍾伯敬斥之孫山拗甚隨園詩話亦
以為不足喜可笑不自量耳

詠懷古跡五首

顧註此因己懷而詠古跡故曰
詠懷古跡然文理不穩恐屬彊

辨吳若本作詠懷一章古跡四首似是四首實
詠宋玉昭君先主孔明古跡首篇只是詠懷末
引庾信借以自況非詠庾信且庾居江陵夔州
無庾古跡兩地相去太白所謂千里江陵故此
詩片言不涉其古跡別為一章明矣疑原各別
題曰詠懷曰詠古跡後因兩詠字而混合為一

耳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

支離見莊子形體不全貌此只

分離也東北自夔指中原而言風塵指祿山之亂當時公走三川為賊所得踰歲方脫奔鳳翔得謁肅宗流離艱難具見集中今案此直言目今事蓋悵望中原而悲家鄉弟妹睽離于禍亂不得相見也西南指巴蜀言其流寓天末僻隅也天地三峽樓臺淹日月間嘆其飄蕩不定終止于何許也

五溪衣服共雲山

二峽謂瞿唐峽巫峽歸鄉峽連互七百里並屬夔州樓臺謂所寓西

閣淹日月淹滯歲月也五溪見前共與之共處也五溪蠻夷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製皆有尾形見後漢南蠻傳與之共雲山 羯胡事主終無賴

詞客哀時且未還

羯居羯反羊殺之羯者為羯謂健強也羯胡謂祿山無賴言不可憑

仗也明皇信祿山以為可恃寵任甚厚而終負恩反逆真躁羯狗哉詞客公自謂徒為詞客匏繫邊州憂

國哀時悠悠未還嘗希稷契何其憊也顧註黃維章云前四句自詠客懷第五句承之見四句所敘者皆自況哀時即哀江南之義是連環法 庾信平生最

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庾信初事梁元帝朝擢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奉使聘于

魏遂留長安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亡陳與周通好南北留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周主獨不遣信信雖位望通顯常切鄉國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中云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至于暮齒又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即用其詞自況嘆衰頹日甚最者就中殊甚也詞客飄蕩平生蕭瑟古來固多而莫甚於庾信故曰最蕭瑟深憐之也動江關言賦中所哀感動時人蓋公憑詩遣愁如秋興八首人傳而哀之也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宋玉楚大夫歸州人故宅在焉

歸與夔為鄰且夔又有雲雨臺故有此詠蓋頌體也玉憫其師屈原忠而放逐作九辨以述其志其辭云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此用其事言其賦搖落悼師傷時悲懷無窮讀者亦即以悲之也風流稱詞賦之工儒雅謂其文學雅正不失儒者之論故景慕之至不惟尚友直可以為師也然不曰是而曰亦

張望千秋一洒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承深知來宋玉厚其師公深知其情故千載之下悵望相感為悲其悲而一洒淚也下句承吾師言欽仰才德直欲師之而陳跡蕭條邈為異代之人不得與之同時殊可恨也司馬相如傳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此用之公貶謫播遷幾與屈原無異而無人為公悲之如宋玉者公感其師弟之義所以深慕不已也悵望與蕭條以疊韻對李頎悵望秋天鳴墜葉噴岫枯柳宿寒鴉韓偓悵望昔逢塞繡幔依稀重見托金車皆是也此聯流水對但惜失黏落平側漁隱叢話云如老杜此篇與嚴武漫向江頭韋應物夾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水蒼山自是一體

夢思此即悵望中想像而詠其風流也文辭曰藻謂其華麗如器物之節畫為藻文也空文藻嘆其

人既往而遺文獨存也胡燮亭以為故宅空存梁間文飾之藻豈其然乎荒臺謂雲雨臺遺趾在巫山縣陽臺山上宋玉高唐賦述楚王夢與巫山神女遇有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之語故名雲雨臺豈夢思無復入夢相思者也蓋江山依然宅址尚存而其人不可見空有遺文而已巫山之雲雨依舊朝暮時起然豈復有入夢相思者乎荒臺獨存虛為故事談耳曰空曰豈真是一場春夢後漢東平王所謂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者也舊解如是於義雖通神理未透且與最是二句沒交涉矣顧修遠曰宋玉本以寓言作賦世人相傳遂以其事為真故曰豈夢思當時何曾實有是夢文人之寓言耳宋玉此等文心真是奇藻欲絕此說極是

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

至今疑最是就中特舉之辭而含蓄可憐二字是藏語之法欲極贊揚宋玉故特憫弔楚王也楚宮在巫山縣治西北襄王遊觀之所所謂細腰宮也疑即疑神女事緊接文藻雲雨併應風流為結蓋言最是可憐者楚王一時全盛巫山別宮何等豪華而今俱泯滅徒存故址耳唯宋玉文藻則獨不朽江上

往來舟人今猶見，雲雨起，陽臺指點以疑神女所行，是乃玉之文藻非貽，千古風流，邪陽臺之夢本寓言耳，千載之後人猶疑惑，奇文之妙乃爾，總是景仰宋玉極贊揚其文藻非泛說，陽臺事也，抑亦悲宋玉公所以自傷也，李翰林云：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邱，亦言遺文永存，不與楚宮同其泯沒，全然同一感懷其寄慨深矣。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此詠昭君村也。漢書匈奴傳呼

韓邪單于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相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令畫工圖形案圖，召幸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工毀其狀，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帝案圖以王嬙充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不可中改。於是遂行，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是誠千古遺恨，尤難為懷。故公訪其古迹，憫而弔之也。赴者，山壑連綿之勢，如向東奔來也。荆門山名昭君村，在其下，長上聲明妃，即昭君晉石崇

作昭君詞，以觸文帝諱，改曰明君，後人從之。明一統志：昭君村在荊州府歸州秭歸縣山委水迤自遠，奔聚靈秀，所鍾始產一明妃，此真好註，腳蓋言荆門之地勢收合羣山秀氣，出此絕世佳人，至今尚存名村，使人千載相感也。讀者視為賦江山之景而已，疎矣。近覽秋燈叢話云：舊註荆門即今荆門州，但州去秭歸三百餘里，於義未合。孝感高明府于役，巴東曾過其地，在歸州東北四十里有山名荆門，羣峯聳峙，唯此山低且中凹，類蜂腰，山下有村名香溪，當年一去，產明妃處也。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歷信哉。

紫臺連朔漠，獨畱青塚向黃昏。

紫臺謂帝城，江淹恨賦：若夫明妃去時，仰

天大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李善註：紫臺猶紫宮也。朔，北方也。胡地為漠，言沙場漠漠然也。連朔漠，謂出塞所望，即關山無極之謂。蓋言一辭漢宮而去，臨塞望其所赴，則朔方大漠之境，直與蒼空接連，杳然如向天外也。寫當時出塞之沉黯，然魂銷之慘，其不曰經而曰連者，蓋寫悵望恍惚如佛氏所謂迷中有之境故。語亦恍惚無所著也。青塚，即昭君之墓。圖經：胡地多白草，昭君塚獨青，故名。青塚一統志：青塚在古

豐州西六十里高二十丈闊數十畝遠望如山黃昏暮色黃而昏暗也與下月夜通氣暮天昏黃言其淒涼絕塞悲景孤墳慘色寫得幽魂髣髴虞註以為夜臺幽暗之意謬矣

面環珮空歸月夜畫圖不必指當時畫工所圖蓋謂後世所傳明君出塞圖也省

息井反視察也識音志記識也春風面謂妖豔如花也環珮婦人所佩隨步而鳴禮記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史記南子自惟中拜環珮玉聲璆然漢武帝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珊珊其來遲此暗用其意遙接第二句言魂歸故鄉身不得歸而魂獨歸故曰空歸深傷之也漢高祖過沛謂父老曰遊于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況乃婦人而歿于絕域魄雖瘞青塚魂必戀故鄉故想像月中環珮珊珊歸此山下之村而覺畫圖所省識髣髴如見其面憑弔之感至矣十四字中便宛然有明妃芳影存焉真神來之筆也舊說以為死猶不忘漢宮則直詠明妃而已非弔古跡也且明妃尚有村竟無所交涉矣七律第二句領全首詩神最為要處公詩律之細何曾著無關係者耶

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琵琶本胡人馬上之樂古

路愁怨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至今傳之謂之昭君怨此用其事頂後聯來言千載而下彈昭君琵琶之曲其哀怨之聲之切分明如聽昭君胡中之語當時怨恨之深可以論其情狀所以雖彼雷青塚而魂則歸于此也分明二字反襯向黃昏月夜魂之髣髴怨恨則貫通局矣昭君彈琵琶并自作曲原無考據石崇明君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今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蓋因琵琶是胡樂出于崇之想察耳如所謂昭君怨明妃曲亦後人擬昭君所作也然風雅之技不必穿鑿將錯就錯往往為然顧註拘泥以理害辭固哉陳午亭云詩中明字犯杜詩時有複字然其地號昭君村疑此明妃或後人妄改詩體明辨云六朝及唐詠明妃怨如林獨工部雍容不迫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此弔蜀先主上

詠遺廟並在夔州先主改魚復縣為永安仍於州西

置永安宮諸葛武侯受遺詔處即今奉節縣其開平

地可三十餘里江山迴闊峽中所無也時因孫權害關羽失荊州先主親統師幸三峽討吳為陸遜所敗棄舟踰山僅乃得免遂忿患發病於永安宮托孤武侯而崩二句直敘其事亦字多少感慨蓋遠涉險討吳反為所敗遂以致崩殂未及歸翠華想像空山裏成都崩亦於此地遺恨何如哉

玉殿虛無野寺中

翠華天子之旗以翠羽為葆也玉殿即永安宮公自註殿今為寺蓋

懷當時之儀衛只空山寂寥耳尋故宮之址則毀為野寺矣翠與空玉與野滄桑變遷今昔之感溢乎言外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

公自註廟在宮之東一統

志夔州先主廟在府治東十里古廟杉松森鬱止有巢鶴嘹唳何等寂寞令人悽愴歲時祭祀無主唯伏臘之日民相率聚祭奔走薦奠而已走字見仰奉之深蓋點化詩駿奔也蕉中發揮云伏臘是民間祭與四時皆祭義異矣祀嘗無主悲世胤之久絕伏臘有民感德化之猶遺一句之中多少意思

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蜀志建興元年封亮武侯侯寰宇記武侯

祠在先主廟西此因其祠廟接近感生死依親之厚用出師表宮中府中內外一體語當時君臣之遇相合若一身體則遺廟之見奉亦得一體同享非德義之至豈能如是邪篤致欽仰之辭也邵夢弼云此詩最見公尊正統曰幸曰崩曰翠華正之於朱子綱目未作之前真春秋之筆可以壓殺書蜀入寇者矣案視東坡楚雨遂昏雲夢澤吳潮不到武昌宮借偽所居以王宮目之為識者所議何其見之卓而稱之嚴也其於魏武則曰英雄割據益知以正統予蜀矣然猶恨稱昭烈為蜀主未正也蜀者地名非國號也昭烈以漢名未嘗以蜀名也主者次於君之稱本昉於古稱卿大夫為主亦貶之也顧炎武日知錄云陳壽作三國志創立先主後主之名以晉承魏統義無兩帝今千載之後非曹氏司馬氏之臣而猶沿此稱殊為不當矣况改漢為蜀亦出壽筆當時魏既篡漢改稱昭烈為蜀使不得附漢統異代文人不察史家阿枉之故若杜甫詩中便稱蜀主殊非知人論世之學也朱子綱目亦書帝禪為後主姚燧深以為非見元史傳諸葛孔明書中有稱先主者本當是先帝亦魏晉人改為先主耳此千古格論也苟名義之不正學

者所宜辨明惜公亦習世俗所慣呼而未之深考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明一統志武侯廟在夔州府治

八陣臺下又臥龍山在府城東北五里上有武侯祠因名此謁其廟而作亦全是頌體淮南子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垂宇宙猶言滿天地之間謂萬古不朽與日月並懸也宗臣見漢書蕭何曹參為一代之宗臣顏註謂為後世之所尊仰猶言為臣子之宗師耳肅清高稱遺像品格肅然有威而清高可欽也宇宙清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割據雲霄亦虛實對割據音葛踞蜀與魏吳割取天下各據一方鼎足而居故曰三分割據紆是紆軫謂勞思慮本當用運字為聲律替代也郵邪代醉編自序執訊明刑易紆籌折衝難亦可以見其義矣蓋當三國割據之時武侯勞思運籌欲以光復漢祚所謂鞠躬盡瘁其費心力劇也萬古謂古今無兩一謂無比羽毛謂鳥鄒陽上吳王書驚鳥累百不如一鶚此蓋其意武侯高義格天萬古之所瞻望猶一個大鳥

夔在雲霄無與匹儔也舊說紆訓屈謂不盡展其所蘊一羽毛謂其為細事所謂輕如鴻毛以武侯天人

之略僅以三分之業自見不過雲霄一羽毛耳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伯仲之間言甚近似喻兄弟也伊尹呂望殷周王佐之大賢見伊呂言世再見之也指揮謂處置經畫定指吞吳平魏蕭曹二相漢祖開國元勳失蕭曹言不足復道也魏文帝典論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張輔名士優劣論觀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與樂毅為伍哉蜀志本傳執白羽扇指揮三軍漢書陳平傳天下指麾則定矣後魏崔浩史論諸葛亮不能為蕭曹亞匹謂陳壽賤亮非為失實此合用之申說一羽毛之說侯之天資學問真王佐之才殆與伊呂伯仲千載之後再見其出現若得時指麾天下則定乃如蕭曹之勳皆不足論無復有稱之者矣豈非萬古雲霄一羽毛哉一聯用典層疊而渾然融化無迹若天成自然豈不尤妙邪鍾伯敬云對法奇變又云下句好眼真不以成敗論古人劉後村云臥龍沒已千載而有志世道者皆

以三代之佐許之此詩儕之伊呂伯仲間而以蕭曹為不足道此論自少陵發之考亭南軒近代大儒不能廢也
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運移天運已去也所
謂此天也非人也雖則有武侯之人抑亦如之何哉良可悲耳祚存故反福祿也志決謂以身殉國舊註謂志決於恢復非是出師表曰先帝託臣以討賊臣才弱敵疆然不討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若伐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志決即指此也侯既帥師伐魏與司馬懿對壘於渭水南原相持百餘日罰二十以上皆親之懿聞侯在軍中夙興夜寐食少事煩噉其不能久遂病薨於軍故曰身殲軍務勞殲音尖滅也夫漢運已移不可再復武侯之明豈不之知然討賊之義固不容已則決志殉身遂殲於軍務之勞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蓋君子之道自家之事知命自安焉至於君臣之義雖不可為然不容已也武侯也說而至此殆欲泣血況謁遺像而弔之乎嗚呼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

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廣德中柏茂琳以御

史中丞為夔州都督柏二未詳時為蜀州別駕詩中稱愛弟則為茂琳之弟也將承也奉也王侯妻稱夫人母稱太夫人衛伯玉時以工部尚書為江陵節度使封陽城郡王其母加鄧國太夫人公有奉賀陽城王太夫人恩命詩考衛尚書母以恩命年卒夔州隸江陵節度故柏中丞因其寢疾遣弟將命而候問之也起居者候問其起居之安否也故卑謁尊崇曰祇候起居後世省呼單曰起居全不成義然承誤通用為問安之義蓋自唐時已然也杜位見前時為江陵行軍司馬故令柏二示及此送詩也位為公之侄今日從弟應是從侄之誤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

問俗詢州民風俗恤其所疾苦

也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頻言數出行部勤勞職務也彩鷁謂舟詳于前蓋柏中丞州務無暇故遣弟傳書於衛尚書其行色之壯乘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畫鷁之舟而下峽赴江陵也

八座太夫人

遷轉言柏中丞由他官擢膺此職也唐制大郡要地當賊衝者置防禦守捉使

唐書方鎮表夔州都督兼領夔歸峽忠萬五州防禦使八座謂尚書官後漢光武朝分尚書為六曹即古六卿之任并尚書令尚書僕射謂之八座隋唐以尚書左右僕射六部尚書為八座衛為工部尚書故稱其母曰八座太夫人柏二此行將五州防禦使之命問八座太夫人之疾亦可謂重矣 楚宮臘

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

楚宮在夔見上臘送謂峽中臘盡冰釋而流也

荆門山名與昭君村荆門異水經註江水東歷荆門虎牙之間荆門山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門虎牙山在北此二山楚之西塞也偷謂先時暗占白帝城名見前此指夔府言城倚山高聳故城頭曉雲遙映海日之光臘中已含暄和之氣氤氳如春色也二句祝天氣和而舟行安蓋此行屬臘末適風日靜暄也

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

與訓為此囑柏二寄聲杜位以

惠連比位稱其為賢從弟也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嘉尚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思

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蓋位亦有詩才故望其無惜而寄來也斑鬢謂二毛總如銀故報示吾衰甚而促其寄詩相慰也

閣夜

西閣夜中感吟 歎兵禍不息也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

先敘自薄暮而入夜之事起句

陰陽推遷短晷忽促已迫歲暮此流年之恨併動遲暮之感所以末歎終黃土漫寂寥也次句雨雪新霽霜宵凜冽長天肅寥此承得更苦何等悽慘 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

影動搖

五更寅時也城樓近曉擊鼓吹角以警戍卒是閣上所聞時屬雪後霜空肅然故其聲殊

悲壯也後漢禰衡善擊鼓為漁陽搥搗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此暗用其語是時蜀中崔旰之亂未息故警備猶嚴也三峽之水閣上所瞰天漢星影映波的灩隨流動搖亦將曉之景也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此亦用其語故與前句斤量相稱然只是即景語不必取其意也或引天官書星

動為用兵之象泥矣未必太平時星光不動也蔡條
 西清詩話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所謂水中著鹽飲
 水乃知鹽味如少陵此聯人徒見陵轍造野哭千家
 化之工不知乃用故事此說詩家祕藏也野哭千家
 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野哭言嗟怨號泣盈于道
 路不唯家裏也千家猶言
 家家聞戰伐聞戰伐之苦也蓋寇亂之禍民死鋒鏑
 者不可勝計孤兒寡婦家家哀悼號哭之聲慘震四
 野也寫得淋漓令讀者酸鼻夷歌夷腔之歌幾處言
 多此嘆俗變蓋山野處處蠻夷之歌聲起于漁樵之
 間是蜀中半為左社殆有漢皆已得楚乎之嘆也夫
 蠻夷雜居歌哭相亂乃世變之深可慮者而吾民皆
 慘愴彼則傲然自得尤不可堪也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
 寥蜀志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夔府祀孔
 明一在八陣臺下一在臥龍山躍音藥蜀都賦公
 孫躍馬而稱帝謂公孫述號白帝夔有白帝祠在城
 中皆用本地之事因所見而及之嘆英雄事業彼亦
 一時也人事謂人世變遷音書指故鄉消息寂寥言
 中原時事寥絕無聞也公倚閣悵望孤懷悠悠迴思

人間一無可憑彼英雄豪傑一時風雲之勢亦皆埋
 沒終歸黃土唯有遺廟存耳然則才能智勇亦奚以
 為哉中原禍亂凶逆接踵人事牢落音信斷絕總無
 奈之何亦唯強自寬慰漫任其寂寥而已矣此慷慨
 之極不得已而拚之也韓退之詩云斷送一生唯有
 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
 夢聞亦是同一感慨臥龍躍馬竝英傑之稱舊說以
 為正邪俱亡非是且公孫述本為誅王莽而起非叛
 漢者也帝蜀十餘年逮光武興不降而亡誠亦英傑
 也故與武侯竝稱焉史書述叛謬矣謂之邪者為史
 所誤耳

畫夢

前半言春氣相泥白晝貪
 睡後半睡覺憂思之詞也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

春氣著人殊饒
 睡味故晝日酣

寢昏昏然不獨因夜短之故

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
 也用倒句法晝分中午也

日落夢相牽

桃花爛漫醉眼泥暖氣而睡濃春渚芳
 菲牽夢及落日而未醒此申說所以饒

睡而敘夢魂樂遊之況蓋平昔在愁中故鄉門巷荆

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豺虎謂寇盜擾亂上句哀鄉里荒涼下句為國家危懼夢

轉而入憂慨然見此狀既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

吏橫索錢橫去聲不以理也二月農務之時故念及之安得戰鬪始息而民就東作晉天之下

遍蒙德澤使虐吏猾胥不得借口軍需橫征暴斂平

公憫斯民嘆而至此雖則夜分又耿耿不能寐矣

雨不絕嘆雨可已而不已也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鳴雨大雨也搖颺雨帶風飄貌

起句言雨不絕次句寫細雨之狀蓋鳴雨條然而過

則當快霽無痕而廉纖如篩飄風不休令人懊惱也

階前短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不讀平聲條木枝也階砌草短

則易濡泥而泥淺不污亂庭院條長尤能惹風而風

衰乍稀疎此暗點化雨不破塊風不鳴枝喜雖雨不

絕然幸罪微不害物也舞石旋應將孔子行雲莫自溼仙衣羅

湘中記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翔如生燕雨止還

為石旋逐旋也因為可罷而不罷之辭將率也孔子

也行雲謂巫山神女之雲莫猶豈無也巫山雲雨本

神女自行故曰莫自溼此並用其地方事因雨不絕

想像言之零陵石燕之飛翔還應引雛舞而不止巫

山行雲之神女亦得無自溼也眼前江舸何忽促未得

安流逆浪歸眼前適有歸舟西上衝雨冒險而行蓋亦不容已矣然當此雨不絕之際何必

如是忽促未得安流而強逆浪雖欲急歸不亦危乎

何不投泊避之待安穩乃歸邪為人慮而懼之故遂

及此耳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

必愆佳期走筆戲簡評事屬廷尉掌出使推覆顧註公有贈崔十三評事

公輔詩云舅氏多人物舅氏蓋應指評事之父則評事其中表兄弟也怯乞業反畏也舊本期上脫佳字因本集補之愆音牽過也佳期謂賞春之宴也公惜崔過慮愆佳期故戲代簡以詩示其不必慮我老而怯雨以促所迎之馬來也崔約以馬迎見之詩詞題中故略焉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江閣稱崔所居諸註以為公西閣不通邀招請也起坐謂夙興候迎亦用倒句法此責其不來迎崔弟約邀我於江閣許遣馬來迎故自天明起坐以俟直至午時而不見其來迎也孫能傳剡溪漫筆云王右軍在郡迎王敬仁敬仁每用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之雖復風雨不以車也許馬迎用此事時當泥雨尤為著題但驟讀之不覺耳

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不負言天雖陰而雲薄不必妨春色也孤亦負也此猶言礙也山城路險若大雨則不可行唯是細雨無所礙也白帝城謂夔城蓋崔閣在城頭

身過花間露溼好醉於馬上往來輕花間滴露香也

馬上醉馳春風往來輕便此遙揣往來景况申虛疑說上不孤負更進一層示其欲往而興飛也

皓首衝泥怯實欠銀鞞傍險行虛疑謂崔過慮怯畏所迎之馬故稱銀鞞白帝山城故曰傍險此跟起句我以無馬不能行耳非老衰懶出而怯手衝泥也直破其疑促馬之至滑稽風流真率爛漫抑又親親之諄可見矣

即事即就也言直就其事詠之此寫峽中春雨驟過而晴景如畫也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行雲浮日光荆州記漁者歌巴東三峽巫峽

長三峽中巫峽最長首尾一百六十里晶晶胡了反陶淵明詩晶晶川上平明顯之貌浮猶言映也時當暮春三月天氣和暢而巫峽風景眺望悠悠適行雲橫天日光映之雲水爭光俯仰晶晶飛閣捲簾對之真圖畫裏也不曰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雷聲忽響驟雨過千峯也送字寫得妙甚百和香百藥齊和之香漢武內傳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古

詩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與都梁此言千峯之花氣經雨溼而凝合一段濃熏因風送來如燔百和之香黃鶯過水翻回去燕子銜泥溼不妨鶯欲過水忽驚雨驟

翻飛而廻去燕喜銜泥翩翩飛閣捲簾圖畫裏虛無

只少對瀟湘閣虛無空闊也少欠也公在江上高閣

捲簾憑欄放眸一望雨痕爽然山川改色正如一幅畫圖峽景亦足娛目矣只欠瀟湘壯闊之觀是可恨耳公厭峽中擁塞而思瀟湘洞庭之景久欲南下而時艱未果故亦感而歎之也

返照

日既西落餘光回射於東謂之返照亦曰反景少陵諸作多有漫興詩於篇中取題

此詩雨後晚景即事非專賦返照也方虛谷云想三四必先得之句故以返照命題耳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

楚王宮楚襄王所遊宮跡在巫

山縣北白帝城故趾在夔州府治東五里西北二字不苟蓋北望天已黃昏楚宮古趾黯澹含愁而廻首

東望則白帝故城西邊承返照之光雨痕清爽山色殊鮮也楚字應黃昏白字照雨痕可會用地名訣孟浪看過負良工苦心矣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岸

石壁倒映水中反景搖波巖影翻轉山村樹色反景分明歸雲擁蔽莊屋失去此聯字字著意以翻字寫返照以失字寫歸雲兩字所謂詩眼蓋雲影斷續歸去反景乍見乍滅也蔣仲舒云三句應二句落照搖波故城西猶明四句應首句暗雲迷樹故宮北已昏

時早閉門揚雄解嘲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此用之嘆其為散人也絕塞絕遠邊塞也愁時

愁當時禍亂也門謂城門戰國策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後漢鄭眾傳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沈約文塞草未衰嚴城於是早閉皆言城門也此篇上半敘景下半述情上句自悲老且善病優游卒歲下句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常憂邊警不息戒嚴何數也

實有未招魂

南方指夔州未招謂未招復旅魂招者就中原言也宋玉痛其師屈原之亡作

招魂辭欲以復其神中有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之言夔州舊為楚地故用楚辭故事南方寇盜之藪暴惡如豺虎非人之所居豈可久留邪於是憂愁懊懣旅魂破散久矣誰能為我招復而使之北歸中原也此竊慨無故舊為公周旋令得歸京師者也蓋絕塞阻亂方寸憤亂雖生之日猶死之年若幸得還中原真如亡者再蘇故以招魂言之暗應首句黃昏言外無限幽怨或謂此空借徹書記謫居歌說之言以

身猶存故繫于此與其生為異客阻於亂而淹滯不如死為游魂見招則歸也傷時思鄉之切竟以為生不如死反人情之常極寫苦衷也此說言恨太切然詩意未必然也

即事

案公年譜大曆二年春去夔府西閣遷居赤甲三月遷瀼西秋遷東屯未幾復歸瀼

西皆夔屬邑此詩稱孤草亭即瀼西草堂是秋自東屯復歸瀼時作也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

高山接天重疊圍繞而一草亭

在其間又值江中風浪洶湧雲一雙白魚不受釣三雨冥冥晝晦其孤寂何如哉

寸黃柑猶自青

顧註張綆云白魚峽中名產長身細鱗肉白如玉春社前出穴秋社即歸

時已九月故云不受釣此只言峽中有嘉魚欲釣而不得亦嘆其無聊言一雙者即古詩遺我雙鯉魚之意以對下三寸耳舊註引魯璘垂釣係偽蘇捏造蓋天壤間未有魯璘者併人名杜撰之誣妄甚矣黃柑蓋亦瀼之名產不唯味美長大異常故曰三寸黃柑然秋霜未降猶青不可食徐氏筆精云凡柑皆圓獨成都產者形如鴨卵故曰三寸言其長也白魚既不受釣黃柑亦未堪摘僻境悲秋殊乏下酒尤使酒客不堪無聊風雨中孤坐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懊惱殆不可以過日也

幾時醒公詞客而病肺又好酒落魄故自比馬卿與阮籍恰好的當可稱寫真司馬相如字長卿常有消渴疾遂以是死古人姓名截字用之本諸薛道衡碑文尚寢馬卿之書不允梁松之奏非自公創也晉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蓋假事諷時悲道之不達云無日起自傷以此終歿也幾時醒言連飲遣愁故無醒時也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川流

濁涇 此遙傷京師之亂也細柳長安地名漢文帝時匈奴入邊周亞父為將軍屯細柳營以備之金甲鐵鎧也是歲吐蕃復寇靈州邠州故京師戒嚴兵戍未散也秦中諸水總稱秦川涇渭二水最大而渭清涇濁故稱清渭濁涇喻寇亂如濁涇漲溢而秦中諸水皆為濁流也

暮歸

此亦在灑西時偶外出而暮歸賦其所感也

霜黃碧梧白鶴栖城上擊柝復烏啼

碧梧謂其幹青俗稱青桐是也

柝音託夜擊以報更者城上擊柝已入夜也二句歸途所見聞暮夜之景也

客子入門月

皓皓誰家搗練風淒淒

此亦一寫所見一寫所聞歸到之況秋景可悲南渡

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鼙

此感暮歸景況而旅恨又起也桂水漢水一名鞏部迷反馬上鼓也時吐蕃入寇中原騷動故

曰多鼓鞏公在夔二年未能出峽欲南下楚江既無舟楫可濟欲北歸中原又阻於兵戈進退維谷無可奈何也蓋公欲由楚以至京故云 年過半

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是歲公年五十有六矣稱訓憊適物之宜也不

稱意無一如意者也還復也杖藜扶老也劉向新序原憲杖藜而應門是哀憊之狀也蓋今日既暮物色黯然而已夫看雲自慰是無聊之況既暮不能看而俟之明日尤無聊之辭也方萬里云自是

九日二首

本集五首此鈔其首尾二章吳若本云缺一首趙次公以風急天高一首

足之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

獨酌無伴也雖值重陽佳節獨

酌自慰而已已見憶弟妹意抱病登臺力疾強起隨登高之例也起得無聊已甚 竹葉於入

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

竹葉謂酒張協七命豫北之竹葉註酒名也人公自

講也無分者以病不能飲故無復交分也不須開言其無用淵明所謂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也蓋九

日登高飲菊花酒自古佳節之例今不能飲菊亦何為故言自今以後不須復為重陽開耳兩句一連流走直下所謂流水對殊方日落玄猿哭故國霜前白雁來猿中土所無唯楚蜀有之峽中尤多其鳴甚哀雁來堪斷人腸故曰哭孤客殊方昏暮聞之悲可勝邪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秋深乃來白雁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見夢溪筆談霜前謂秋深此想像故國而言時霜將降白雁應來吾淹滯南中久之不見也此有思故國消息之意下句所以悲弟妹何在也白雁此方亦來但中土絕無獨箱嶺以東有之耳黃生曰岑參詩云見雁思鄉信聞猿積淚痕與此意同而此之融會蘊藉更過彼十字也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催弟妹分散不知各在何處定皆蕭條無聊惓惓相思不勝慘怛加之禍亂老衰兩相催逐愁人其將奈何哉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

兩句並三折句法首敘秋氣嚴

蕭次寫秋色冷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此寫秋景悲壯三承一四承二無邊落木言無處不落葉撩亂通望中也蓋落木之飄風居卑而望所見有限從高處遙看無阻于見故曰無邊謂漫空也蕭蕭落葉散風之聲楚辭風颯颯兮木蕭蕭此用之不盡猶云無限言滔滔逐來也滾滾大水流貌又相繼不絕也干林紅葉風飄錦雲散漫空中撲地亂墜匹練江水風翻波瀾奔流洶湧滔天漲來也揚廷秀云全以蕭蕭滾滾喚起精神見得連綿不是裝湊贅語顧修遠云詩中下雙字殊有旨趣無邊落木非蕭蕭下不足以肖其聲不盡長江非滾滾來不足以狀其勢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上句嘆漂泊常作客言累年客裏度秋下句嘆憂勞獨登臺言異鄉無一人相伴萬里孤客秋氣悲慘淹滯自苦常在愁中人生百年多半臥病獨遊蕭索欲慰反傷字字見悲無限感慨上半所敘皆登臺所見而至此始言登臺與幽風十月蟋蟀同法沈歸愚云中二聯好在無邊不盡萬里百年昔人謂兩聯俱可截去二字試思落木蕭蕭下

長江滾滾來，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成何語邪？
承萬里潦倒承多病，左傳備嘗艱難，潦倒衰憊，貌停
杯止酒也。嵇康絕交書：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濁酒
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此翻用之。身既潦倒，又新
止酒，益不勝鬱結也。蓋羈旅艱難，窮愁自苦，鬢髮
皤不勝悵恨，老病潦倒，唯酒忘憂，而因病斷飲，無聊
尤甚，故雖登高無所復慰，悵望索莫，徒增感慨耳。公
以病止酒，寄弟觀詩：比年病酒，開涓滴，蓋被中傷也。
新字著眼，尤見其不勝，蓋斷飲既久，則習以性成，不
復垂涎矣。但新禁者，殊不可忍，況登覽之際，尤難為
懷也。此篇上半敘景，登高所見，下半述情，登高所感，
八句皆對，而一氣貫串，全以神行，光芒萬丈，結語乍
讀之，若未必對者，蓋無意于對，而自然成對耳。胡元
瑞詩藪云：此詩自當為古今七律，壓卷，但結句似微
弱者，蓋前六句既極飛揚震動，復作峭快，恐未合張
弛之宜，或轉入別調，反變為全首之累，只如此頓冷
收之，而無限悲涼之意，溢于言外，似未為不稱也。此
論悉矣。但為古今壓卷，則恐或未也。又此篇輯註本
別為一首，題作登高，似是趙次公強充九日五首，非

也。曰猿嘯哀，曰獨登臺，曰濁酒杯，大與前首雷同，又
前首曰獨酌杯中酒，而此篇曰新停濁酒杯，何其自
相矛盾，別為一首審矣。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公自註相公朝謁今
赴後期也。蓋杜先入

朝李乘舟追赴之也。大將所居曰幕府，詳見于
前。大曆中杜鴻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為劍
南節度使，故稱相公。幕李秘書居灌縣青城山
中。杜平崔旰之難，實資其謀。今杜還朝，擬表用
之，故辟入幕。李由舟路赴京，自益州下江，過夔
見公，公因送以詩也。公又有別李秘書詩云：幕
府籌頻問，山家藥正鋤。台星入
朝謁，使節有吹噓。亦是時作也。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

青簾白舫，謂行
色之壯然，非官

舟，邵註謬矣。或引劉濬事，偽蘇之妄耳。益州蜀舊名
此言自西蜀下江，至峽也。迴旋也。天地迴言秋峽濤
勢之壯，天地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石
為之旋轉也。

言峽間兩山如截危石巉巖橫出于崖外也或以為
秋水落而灘頭堆出非也俯聽順也故從下聽上曰
倒聽楓樹懸崖而生者風葉蕭蕭漫空而下舟過其
下仰首逆而聽之故曰倒聽此極言峽崖之高峻也
下句述水急舟迅櫂搖言遇險振櫂舟轉而馳背指
向背後指點也岸上菊花迎舟而開咄嗟轉瞬聞舟
輒翩然過去乍纜所迎指忽已在背後反手而指之
故曰背指惜岸移變幻目擊相失也巧寫峽舟危險
之勢皆承秋濤天地迴寒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
來構句峻峭目眩膽寒
後命催 貪趨言汲汲急赴也佳期謂機會也李敬相
或復有命促來此過彼遲功名之會秋濤冒險不得
已也案後命用左傳語則上句亦當有典故今晨發
平易殊甚恐有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誤俟追考是正
二句借星名串合以尊相公以舟中遙望之詞述其
所追赴之由蓋杜赴朝猶在道中也以劍南元帥北
上故比為南星北朝長安為北斗城又天子所居為
北辰舊註以為指李赴召不當五雲五色祥雲五雲

多處言禁中之深三台星在北斗之旁三公之象也
此言杜在朝廷天威咫尺李得所依望而赴之也此
只言杜而不言李是歇後語
冬至 蓋亦在 灤西作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 忽忽恍惚失意
任少卿書居則忽忽若有所亡窮愁窮困愁悶史記
虞卿窮愁著書然此處亦切冬至日而用之說見于
前泥去聲黏滯之 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
親 一句極言異地孤客不堪無聊恨甚殆不忍讀然
非經此苦況者不能體認焉已江上形容謂落魄
顛顛緊接一二嘆其由久客窮愁所致也楚詞漁父
辭屈原既放遊於江潭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此用之
吾獨老亦點化我獨醒獨字多少感慨即同學少年
多不賤之意也自相親言彼則各自相親嘆殊俗與
己不關也古詩入門各自媚誰有相 杖藜雪後臨丹
為言此亦點化之故得斤兩相稱

壑鳴玉朝來散紫宸

玉佩玉也散退朝也客中值節無聊杖藜臨壑獨看雪景忽憶

冬至朝儀今日最大朝會殿廷盛禮方畢百官皆鳴玉佩鏗鏗相和而散紫宸之班矣與杖藜臨壑真雲

泥也紫宸殿常日朝會內便殿冬至元正大朝會御舍元殿此只泛指禁中耳

一寸路迷何處見三秦

折斷也無一寸言折盡也三秦長安別稱項羽滅秦分關

中地王秦三降將故曰三秦公往為拾遺亦鳴玉在朝賀之班何等清華今則杖藜野翁佳節寥寥獨

山壑看雪景耳憶昔撫今心為折盡乃悵望長安不唯不得見茫茫路迷莫知其為何處益無所遣也見

一作是亦可邵註此詩首兩句為綱第二句承上句起下六句皆窮愁也此不獨斯詩七律第二句領全

首詩神大抵詩詩皆然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觀公季弟

也藍田縣在長安東南江陵荆州府治即峽之下流與夔接境太白所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

里江陵一日還是也觀自住迎妻子於藍田既還到江陵尋將來夔見公公聞之記喜寄賀也

汝迎妻子達荆州消息真傳解我憂

公初聞觀赴藍田憂其冒亂遠

行恐或遇變陷禍而遠信多訛兵戈之際傳聞尤不可信今乃接其真信得迎妻子既達江陵於是乎吾

心則降不勝歡喜也鴻雁影來連峽內鵲鵲飛急到沙頭

鴻雁影來

喜兄弟之相近也鴻雁成羣相親飛有先後之序故借以喻兄弟之倫連峽內言既到江陵與夔接境形

雖尚隔影已相連也鵲鵲飛急勞其行之艱難也鵲鵲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相應之狀詩棠棣篇鵲鵲

在原兄弟急難故比其冒禍亂險而回公憂觀之行觀亦因念公之故急速歸來如兄弟之急難也

沙頭地名在江陵郭外與鵲鵲通脈用之

曉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

穩流

曉關在藍田南觀行之所經公為憂其險遠尤危之切矣今已歸到江陵則彼自險遠於我無

復預故曰今虛遠骨肉相慰勞喜極之辭也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三峽天下危灘今冬寒水退

江流正穩，公方擬出峽，下江陵，故亦喜之也。曉音堯，曉關禹鑿，是假對。朱紱，即當隨彩。

鷓青春不假報黃牛。紱音弗，朱紱，公授工部員外郎，所佩印綬也。此直承上來，故曰。

即當彩鷓，既見不假，猶言不用不假報言，不必及特來報告也。黃牛峽，名亦詳于前。斯詩作於大曆二年。

之冬，明年正月，公決意出峽，觀乃欲以暮春月末，自江陵到夔州，致書告之，見五言律題辭，故公答言吾。

俟來春，即當趁流而下，面汝於江陵，則汝不必冒險。泝峽，祇須待吾之至也。曰朱紱彩鷓，曰青春黃牛，賀詞欲富麗，故用此，取對偶也。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秦山在藍田界，

肌骨也。此追敘觀自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移居見

北而來，不勝寒苦也。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移居見

客心。他鄉指江陵，觀之來江陵，乃就我也。南中氣候

其中矣。故國謂關中，客指觀，言自故國來而移居，就我是其為客也。兄弟之情厚矣，蓋慰勞其來而致喜。

謝之歡極，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二句形容室家團樂

歡喜爛漫之狀，想像之詞也。極一作劇，似優提攜，即

左提右挈，謂妻子陪侍也。如意，器名，執之以指揮者

也。王戎好，為如意舞，見世說。借用，言得意揚揚而舞

白頭吟，卓文君所作，此亦借用字面，猶白日放歌之

意，行坐白頭吟，自忘其為白頭翁而行，亦歌。巡簷索

吟，坐亦歌吟也。蓋喜不自禁，不覺如是也。共梅花笑，冷蘂疎枝半不禁。梅花笑，見隋煬帝詩，索

以無情為有情，亦喜極之癡情。冷蘂，疎枝，謂其稍開

半，不禁言猶苦寒氣，而未能十分也。公不勝欣慰之

至，誰可與共歡笑者，則索之簷下之梅花，彼乃初發

春色，反未如人之春色爛漫，借物抑揚，以見其歡喜

之劇也。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庾信，梁人，侯景

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晉羅含為桓溫別駕，在

兩士皆風流名賢而遺址在江陵但年代久遠不知今屬何人也

喬木如存可假花隨殘草言隨草萊而埋沒也殘衰

須可假花言何必假花然後始賞也時未及春故云

二句竝歇後語也公想江陵古蹟未知兩賢故宅何

如即舊牆或存亦恐荒庭草蔓相隨廢壞而已幸古

木尚在雖未著花而遺愛可敬也此就其地景慕昔

賢寄懷古之興慰流寓之恨顧註以下築應同蔣詡

鳩居立說贅辨絮煩恰是癡人說夢

徑為園須似邵平瓜卜築卜地築宅也詡音煦高士

門舍中竹下開三徑漢書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為

布衣種瓜長安青門瓜甚美世謂之東陵瓜此言觀

之僑居竹下開徑必有蔣詡風致又比年病酒開涓

滴弟勸兄酬何怨嗟此應首章七八預道東下相會

涓滴微少也言吾雖近年因病禁酒而兄弟相遇為

特破禁少飲相與勸酬盡歡則陶然相樂忘漂泊之

憂復何怨嗟之有也

人日正月七日曰人日見北史魏收傳此詩大

曆三年公出讓西下江陵時作本集兩篇

其一為五言律詩所云冰雪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人共得人人得

親而相歡也即今得逢人日佳節人人共所慶賀喜

樂彼此談笑宴飲之歡土俗相親之所尚也南中之

俗特重人日故云蓋公是日辭夔故嘆人逢人日談

笑相歡彼自親熱於我無預也此日謂人日此時謂

公將發時語似復不復諸解穿鑿

皆誤或引王遇元語偽蘇杜撰耳樽前柏葉休隨酒

勝裏金花巧耐寒荆楚歲時記元日進椒柏酒休猶

酒以少者為先而老者隨之今取次引杯故曰休隨

酒剪綵像物曰勝鬪巧爭勝故云金花鏤金箔為花

也歲時記人日剪綵為花勝以相遺巧耐能任也言

不怯寒也早春寒甚冷藥不禁特剪綵之金花乃能

任寒而爛漫也此蓋敘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

別宴被酒凌寒而行也自須彈劍氣衝星用晉書張華傳事聊暫拔引以自

顧影自惜豪氣鬱勃無限感慨噫嘻吁早春重引

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早春即人日也江湖興言

公艤舟去蜀為嚴武召回今乃決意東下故曰重引

用之無憂安於無往不難也行路難古樂府題辭蓋

固所自分也此所以決意東下而嘆世之感溢乎言表矣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執熱用詩大雅語執猶猶恭也李尚書名之芳房王暉之孫幼有令譽善詩宗室推之天寶中安祿山奏為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拔歸京師廣德初以御史大夫出使吐蕃被留二年而歸拜禮部尚書案公年譜大

曆三年春自岳州之潭州尋入衡州夏畏暑復回潭州此詩即在潭舟居之作編次宜在于末

耳時李尚書亦在湖南因邀公期待公苦暑不能赴故寄此謝之也

衰年正苦病侵陵首夏何須氣鬱蒸起句言即天不

古詩首夏猶清和是未可即熱故曰何須答之熱已自不堪也

之辭蓋既苦衰病復遇早熱鬱蒸益不能堪也大水

森茫炎海接奇峯碑兀火雲升大水指瀟湘洞庭諸

闊無際之貌炎海謂波耀烈日赫如欲燃也奇峯即

夏雲多奇峯也碑盧沒反碑兀山崖聳起之貌火雲

謂赤雲如火絕無雨氣也蓋早夏酷暑殆如三伏即

江湖之水亦宛與炎海接雲峯聳起者則又赫赫火

氣俯仰皆毒熱思霑道喝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

措身無所也喝音渴暑病也梅黃熟時天多霑雨曰黃梅雨道路

欲喝死者思霑梅雨而不得也公在旅途故自謂也

玉井謂宮中冰井不必引故實唐制夏日百官賜冰為拾遺時當與賜冰之列今宮恩既杳故曰敢望蓋

天有黃梅之雨以救道暘之人只冀得一霑其惠耳豈敢望宮中之恩賜以玉井之冰乎已上皆多病執熱之事末二句乃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夜雪興難奉懷李尚書也

乘漢書陳遵每飲賓客輒關門不遣去北郡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入見遵母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閣逸去應休璉與公琰書孟公不顧尚書之期不顧不管也以李尚書相期借用尚書省之期會也結句用王子猷事是舟居之作與第三句相應言尚書忝見期待身是扁舟之客便宜迴棹赴之如子猷之訪戴但因無山陰夜雪不能乘興而往也蓋以炎海難衝熱憶山陰夜雪之興雪與上冰字通脈亦詩律細不可等閒看過

又作此奉衛王

即衛尚書伯玉時為荆南節度使此賀新樓之詩公既賦一律故此云又奉然今只錄一首又作此三字宜不存耳前題云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同作詩云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窗宿霧濛濛溼朱

拱浮雲細細輕仗節褰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餘清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似未盡善故又作此再呈也蓋以王造新樓見詩題詠非尋常纖巧可盡法宜稱題耳是篇雄偉堂皇大家氣象真吞雲夢矣時公初至江陵蒙王眷遇故有落句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

古詩西北有高原樓起句用之

新樓起於城之西北也漢書江陵故楚郢都故曰楚都雄楚都言城樓隆壯觀楚都益雄也一說稱其為江陵第一高樓是何須言邪今稱尾城天主樓曰雄于尾藩豈不呆哉遠開言眼界豁然山謂眾山岳指衡岳散猶漫也江湖江漢與洞庭散江湖言江湖無際滿地皆水也總贊樓高無所不見闔境山川皆在阿堵中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天地曰二儀見易繫辭清濁謂天地形體慎子天地既判而生兩儀輕清浮而為天重濁凝而為地曹子建詩大極定兩儀清濁始以形高下言天高地下此贊新樓之高分明在天半凡人在平地唯見天高不覺地卑今因此樓之

高仰觀天，彌高俯察地，殊下二儀，清濁迥分，故曰還高下三伏。言極熱之候，夏至後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言火勢方極，而金氣全伏也。定必也有無，無也此樓之在，空中雖三伏之日，必涼風爽氣之多，無復有炎蒸之苦，其快為何如哉。推轂幾年，惟鎮靜曳裾終日盛文儒。推他回反漢書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此謂為江陵元帥，膺方面重寄，惟字用尚書語法，與雅得體鎮靜言節制嚴肅處事從容，即左傳所謂整暇之意也。曳裾句稱好文愛士，鄒陽上梁王書臣雖愚陋，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以其為陽城郡王，謂賓從為曳裾盛文儒言不乏其人也。一聯贊文武具美，所以樂享斯樓而上句應起句下句以生結句。鎮靜文儒是虛實對胡燮亭云上界賦樓已足此聯歸重樓主言受推轂重寄節度大邦有年威德所服，惟鎮靜清寧不必用武一方賴以晏然於是文雅風流多曳裾之儒客高樓之宴詩酒交歡終日逍遙興殊不淺而吾亦得廁其中喜承恩之幸也。白頭授簡焉能賦，媿似相如為。

大夫白頭自傷衰老才退也。授簡言與箋請詩也。謝惠連雪賦梁王遊兔園授簡於司馬大夫曰為寡人賦之，李善註相如未為大夫稱大夫尊之也。蓋公以流寓受上客之遇，故媿而謝之也。燮亭云相如為大夫用雪賦寓言謂為王門上客漢書藝文志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為字本此湊合其賦其高樓也。自嘆身老才退非復舊日杜拾遺乃見請咏新樓如梁王之授簡自媿無登高能賦之才而徒為王門賓客消受寵遇之恩耳。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公安縣名屬江陵大曆三年三月公至江陵是

歲秋遷居公安少府縣尉之稱掌追捕盜賊伺察姦邪懶真子唐人呼縣令為明府故尉呼少府以亞於縣令也匡贊其名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別筵

北史後周韋夔澹於勢利所居

之宅枕帶林泉娛玩琴書蕭然自適文帝號之曰逍遙公唐書韋嗣立居驪山別業中宗封為逍遙公以

夏之後號小逍遙公韋家世多名賢可知矣賞譽其人稱祖先之賢厚之至也韋二之賢不忝名家公與之親善乃今遠別而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去故深惜而留之也

人傳 上句不必要長書只欲屢寄也下句戒其自謹將猶以也蓋韋詩固足以傳世故曰萬人傳然

其詞多及時事不勝慷慨感激恐或取忌招禍時危故公深為韋懼之戒苟非知己不可輕示也

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 上句言吐蕃入寇旅途可慮下句言短晷

長程老懷可憐江湖應第二句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蓋時秋冬頃而遠赴湖南也

腸分手各風煙 身既老時復危而為遠行之別古今去則各天風煙徒悵望傷目兵甲阻絕江湖杳渺非翼而飛不可復見所以維舟苦惜也古往今來斷腸

分手是當句對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易音異沙門梵語僧之通稱也公秋至公安冬晚將

去往岳陽為大易能詩與公交親特賦此詩遺留為別也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 晉慧遠法師隱居廬山結白蓮

社引陶淵明有笑過席溪橋等事著有廬山遠公集惠休亦同時名僧能詩與諸名士交並比大易追言

其結交之初吾欲就隱居風流如遠公者而遊偶得大易沙門風流固如遠公而詞藻之美亦似休上人

所謂邂逅適我願者也麗藻屬休上人則隱居亦係遠公或屬公說誤矣廬山遠似拙然李太白亦云笑

別廬山遠何須過虎溪其或有所祖矣 **數問舟航留製作時開篋笥擬**

心神 數入聲擬準也公次公安易屢詣舟居問安慰後相思時開而閱之不審見其人直擬 **沙村白雪仍**

接心神 蓋以麗藻之工心神之所在也

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 沙雪白凝仍含凍氣江梅紅綻已放春色此留別時景筆

端造化頗有禪意不唯時序之感公小至詩又云先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比之覺劣

蹈鑪峯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廬山有香鑪峯應起句若人者反蘭

若梵語僧居之稱然小於寺者唐書武帝毀天下佛寺凡所毀寺四千六百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此其差別可見蓋山野僧菴未及建寺號者也僧遊行日飛錫釋氏要覽三國時高僧鄧隱峯遊五臺淮西擲錫飛空而往此言吾到九江必登廬山當為大易先卜隱居以待其至易須脫世累飛錫徐來也蓋易雖出家未得全道世累因欲離其地有追公遊方之約故訂其期也

酬郭十五判官受公在潭州有詩示郭郭因酬答而公復酬之也郭時為衡

陽判官其所贈云杜員外垂示詩因作此寄之新詩海內流傳遍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天闊足風濤松花酒熟旁看醉蓮葉舟輕自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傾能高公詩逐一承其意而酬答之未許以過訪面晤也

才微歲晚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起句答來詩一謝笑譽過當

也歲晚謂老不曰老而曰晚者為次句言春復生也尚字多少感慨言比壯時才益微而尚傳虛名勞入屬望為可愧耳次句答來詩三四春復生言病軀幸未死而復得逢春也藥裏關心詩總

廢花枝照眼句還成藥裏關心唯病之憂也此直承上臥病來詩總廢一切廢絕無

復吟哦也花枝照眼承春復生句還成言偶作也還可罷而不罷之辭既一切廢絕者還復偶成也此聯答來詩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隨珠覺夜明荀子宋

得燕石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主人大怒藏之愈固左傳隕星于宋星隕化為珠也淮南子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塗之夜中含大珠以報搜神記隨珠徑寸夜有光明合用四書湊巧圓成上句直承句還成來答來詩結句謙言其拙下句謝郭所贈贊其工妙能纔能也星隕以其係石湊合用之言光隨滅也覺夜明如夜光之珠也蓋言已足使紙價增高邪郭所贈之詩則如隨侯之珠覺室中生光輝豈吾之所及乎是可以流傳海內也喬

口橘洲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

喬口潭州地名公

詩自註長沙北界凡支水入江處皆謂之口汭口樊口皆此類其間有洲產橘因名橘洲公舟次于此促催也繫帆停舟也此暗答來詩後聯時公將自潭入衡因欲過郭一會面故言風順浪穩以促發舟將辭喬口汭赴衡陽則當繫舟相訪不惜稽程也舊註以為公望郭來訪非也

小寒食舟中作

此亦在潭州作寒食去冬至一百五日

三日至清明日乃取新火用之蓋使天下改火周之舊制也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言預令季春斷火之禁也唐時火禁尤嚴犯者皆罪之後至元代始除是禁蓋至後一百五日為大寒食小寒食其終之日也看首句自明或以為前一日如小至小除之謂誤矣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鶡冠

強上聲飲謂飲酒強飲言苦其

寒冷勉強吸飲也食即下物寒食本日既過次日猶未可舉火宿食冷餐不堪寒酸故曰猶寒隱憑也孟

子隱几而臥莊子隱几而坐皆言悠悠之狀鶡似雉冠此嘆隱淪寂寞無人與慰也杜隱云寒食禁火三日謂至後一百四日五日六日乃知小寒食是六日

總在二日內故云佳辰次日

清明始有新火故云食猶寒

花似霧中看

春水瀟瀟漫舟容與若乘空老眼模糊花

波平如席而醉態僂俄在其中矣黃山谷云前人詩有水面船如天上坐公改一春字而精神炯然可謂點鐵成金余謂太白舟行若在虛視公此句直兒童語耳蓋一聯渾然天工真向造化窟中奪將來也

娟娟戲蝶過閑慢片片輕鷗下急湍

娟娟美潔貌慢舟幕也片片寫

其輕狀二物皆乘春得其所而自適亦可以資飲興也舊註二聯皆蕭條之感非也張文潛雜志云公父名閑詩中無閑字王仲至家有古本杜詩閑慢本作閑慢謂舟中開慢因見蝶過也案開與急以開合緩急對也是自一種對法

是長安此跟第二句蕭條悵望雲山萬里長安不見傷目愴神強飲之興忽醒索然蓋亦一飯不忘所謂花濺淚也且夫寒食清明京師花盛之候行樂繁華之日尤所以不勝想望也

燕子來舟中作

潭州舟居燕子來止帆檣因感而詠之也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

潭州在洞庭南畔故稱湖南大

曆四年公自岳陽入潭州尋如衡州未幾復回潭州五年春仍次于此故曰動經春動者言事之易然經春言度三春公去年既在潭經春今春再在潭輒復將經春于此恐終淹滯不能行也考公年譜是歲公欲往柳州依舅氏崔少府四月再入衡州復回次潭遂卒此所以憂其不果行也春字引出燕字銜泥營巢也兩度新言自來于湖南舊入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社日燕初來之候也曰主日人竝公自謂燕子故來舟中若為我有情然因憶舊在故園燕子來巢想必識我是主人今我在舟中方思故園適當社日燕子來止帆柱呢喃相語

得非故園之燕遠來看我乎故言汝是昔日人故園依我定巢者以嘗識主人故因社日之候為得得來訪邪此未必即是故園之燕人之觸物感情乃爾蓋公舟居寂寥悶坐度日適見燕子來語不減空谷登音直把燕子作舊相識至為遠來訪我是隣我者獨燕耳癡想閒議論總是無聊中語可憐處

處巢君室何異飄飄託此身

上句應銜泥憐其不得安栖處而年年移居

不定也君替燕自命之詞取諸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室俗本作居室非下句應為客公飄泊江湖扁舟託身故感而自傷也一聯言汝處處營巢寄人之室亦猶我之流寓飄飄不定良可憐也蓋公因自憐感而憐燕抑其

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

巾暫字還字多少感慨語謂向人告語燕子故來舟中呢喃相語如欲依我定巢而語未畢翩然忽去故曰還起去甚惜之也公憐燕自傷惆悵淚流蓋已幾行既見便去尤難為懷故曰益沾巾目送不禁也范德機云善本作貼水此說極是謂燕掠水而低若貼著波面也胡燮亭云結借燕之去其銜泥來舟中

以為依我定巢只在橋上暫語即還翻然飛去殊為惆悵令人不勝寂寥而又不肯直遠去乃猶傍岸邊頽頽穿花差池掠水似有意慰我而然依依目送相借不覺涕泗之沾巾矣燕之情態數語委曲模寫得盡棘端刻猴手段抑亦詩意甚哀無異長沙鵬賦公是歲遂卒年壽不永傷哉

贈韋七贊善

唐書百官志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各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

儀韋七蓋宰相見素之後與公皆京兆名家詩上半專稱其事下半則惜其飄零蓋韋亦飄泊湖南公同病相憐為贈此慰之也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

鄉里即杜陵韋曲不乏賢言兩

家世有名賢為衣冠貴人杜陵杜氏所居韋曲韋氏所居並在樊川之境為長安勝遊處未央借用漢宮名未央前謂其兩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魁三言北斗魁星下之三星尺五一尺五寸言甚切近也歸歸向也言人望所屬也公自註斗魁下兩兩

相比為三台星象三公鄉中俚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蓋去天尺五之謠則兩家所同故曰時論同歸

而韋七特係相門故曰最近是倒句法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

雲煙北走謂欲北赴長安不曰北望而曰北走指情言也開猶霽也關山開雨雪言關山雪霽迴見

天畔也南遊謂韋來湖南塞悉則反謂春色未融也蓋韋戀闕欲北歸關山阻絕長安不見雨雪開霽寒色皚然徒悵焉傷目耳其到湖南正早春之候花柳未發雲煙蒼慘亦無所慰情也一說北走猶北來言北自長安來也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

洞庭春色即上

花柳是也悲公子悲貴介公子而落魄至于此也楚辭悲公子兮未敢言此用之蝦菜此方俗所謂雜肴馬永卿嬾真子曰浙人呼海錯為蝦菜公詩風俗當園蔬即此意也吳若本作鮭菜鮭音鞋吳人謂魚菜總稱世說庾杲之清貧食唯有葑菹蒹菲生葑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每食鮭菜常有二十七種是也忘歸訓豈忘歸邪范蠡船謂扁舟漂泊亦指韋言任昉述異記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

風釣於洲上刻石記焉此就其地用是事也曰公子曰忘歸照應上半夫洞庭風景雖稱壯觀非鄉里樊川之比究邊鄙春色耳況花柳蕭索風煙尚塞乎乃韋曲公子而飄零此間吾深憐而悲之客計尤艱鯨菜僅給清貧固窮殆似范蠡船漂泊依釣洲不堪其憂亦已甚矣豈能忘歸自安而不憶韋曲之家邪下半專悲韋而自悲在其中矣凡公詩自憐憐人情深意切使人感泣焉所以尤欽也諸註謂北走句送韋歸長安南遊句公欲赴衡州范蠡船自謂舟居皆非

寄常徵君

天子召命曰徵處士被徵不起曰徵士稱徵君尊之也此在雲安時作編次宜在前卷公雲安客居常徵君來見見于本集尋起官于開州蓋有萬不可已者公為寄此以慰之也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

徵君向隱於白水青山之間今出就仕途為風塵中人則山水無主煙霞寂寞故曰空復春晚節謂老境傍風塵謂奔走宦途諸註以為

諷刺若如其說宜婉而成章豈可如是直敘其事乎公之忠厚必不然也楚妃堂上色殊眾海鶴階前鳴向人上句言未出時古楚宮多美人故就其地用之以稱徵君操行

高潔昂然過於眾人即離騷以美人比君子意邵註乃謂此亦微詞不以丈夫許之雖褒而實貶也固陋可笑下句言出仕後海鶴本翔滄洲之大不與鷄鶩為伍今為人牢籠而馴庭階之間乃低顏辱身向人而鳴良可深憐也嗚呼若人而至于此雖出於不可已豈勝慷慨之至哉萬事糾紛猶

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

絕粒音久糾紛言事務雜亂也術耳羈絆謂人為官吏身不自由似牛馬被羈絆也藏身言為吏隱以涉世也徵君隱居之時曾修靜修之術今雖吏務冗劇苟有閒暇則從事于此為微官羈絆實為藏身計如東方朔避世金馬門視富貴如浮雲耳此明身陷風塵中而非名利俗吏故特曰實一字詩中眼目蓋雖降志而不枉道雖辱身而不污矣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南毒熱新開州巴郡胸

夔州二百九十里微君蓋為其據屬也新加盛也開
州涼冷殊堪避暑視我居雲南早夏已苦毒熱則為
可羨耳此言其地之可居聊以慰之也薛註盧公肯
鈔云此詩字字沈痛而說者類云諷刺只因錯會晚
節傍風塵一語遂致通篇皆錯詩中所述公自告自
訴併以憐及徵君想寄詩時不知淚下幾行乃忠厚
之至也而人反猜為輕薄被人說詩不亦難乎是深
戒鑿破混沌實讀杜詩之要訣也

江南有懷鄭典設

唐書百官志尚寢局有典設
掌牀帷茵席鋪設分視汎掃

事又六典東宮官有典設郎四人掌大祭祀湯
沐汎掃鋪陳之事蓋鄭嘗居此職也大曆二年
公在夔州三月自赤甲遷瀼西蓋公與鄭隔瀼
水而居春雨中懷鄭而阻水不能相見因有此
作也此及下三首編
次皆當入峽中部

春雨聞閣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

塞謂填滿峽中
兩崖對峙一江

貫流忽雨氣填滿全然埋合也早晚猶言何時驚不
意至也蓋日今晴江晴景轉晴聞急雨空濛故曰早

晚怪之之辭楚王宮襄王故蹟在巫山縣東去夔一
百三十里來自楚王宮言巫山神女行雨而來蓋東
風雨故云舊說早晚所

謂朝行雲暮行雨非也亂波紛披已打岸弱雲狼藉

不禁風披風浪沸騰也第二句言東風驟起送雨來

故是句直承之其颯沓之勢已字緊接上早晚弱
雲殘雲也蓋風甚急暴故雨被吹捲而西過去殘雲
披靡旋為晴天也藉布也狼藉此言雲態頽靡之象
故凡物之縱橫敗亂謂之狼藉此言雲態頽靡之象
禁平聲勝當也二句一俯一仰之景疾風甚雨天地
混亂也前皆言風勢而至此始出風字亦與幽風十
月蟋蟀

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

寵光詩
小雅語

此言雨師潤澤之惠如蒙寵愛恩光也蕙蘭屬也與
多碧雨與之色而增深碧也點雨點也魏鍾會孔雀
賦五色點注華雨參差此轉用言雨點所注也舒小
紅桃花始小開也二句新晴之景頓增如是佳况爽
然快人心目聞閣鬱悶如洗可謂煩惱即
菩提矣所以興懷良友而恨不得共玩也

正憶汝岸高瀼滑限西東

谷口鄭子真漢時隱士見
姓用之瀼奴浪反夔人方言謂江水橫通澗流處為
瀼居人分其左右謂之瀼東瀼西鄭蓋居瀼東也滑
謂澗底石滑雨前水淺石見一雨暴漲故怯滑倒不
能涉也一本作闊非蓋鄭典設谷口隱居人與境皆
今之子真但隔于瀼之東西
岸又高水又滑不能相就耳

灩澦

瞿唐峽口灩澦堆在蜀江之心水束迫而
激如建瓴而下峽中第一險難行舟動輒
覆沒陸放翁入蜀記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雲
霄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匹練然灩澦堆碎石
積成冬出水二十餘丈方夏秋水漲
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吁可畏也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大陰

孤根灩澦堆根
時夏水漲沈沒
不見其入水不知幾許故曰深西來言遙自岷山之
源岷江至嘉州而沫水自鶴州合大渡河以會之至
敘州而馬湖江會之又三百餘里而南廣江會之至
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

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
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
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水勢之盛可想見故
曰西來水多愁真渺之意舊說人愁之謬矣大陰極
陰也言陰氣極深也
或以為水神非也
江天漠漠鳥雙下風雨時時龍

一吟

此正大陰之象江天漠漠言水與天接渺漫無
際江水為灩澦所障故上流如此也下謂向
流而去水勢危險人不得過惟見飛鳥下去耳龍一
吟喜水壯而吟也風雨晦冥江山蕭森惟聞蛟龍時
一吟可畏尤甚矣蓋亦
因其勢想像而言耳
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

淚滿襟

夔州舟人漁子平生慣習水性然當此暴漲
則歌唱回首而不敢近焉歌即不可上不可
下之謠見上卷所思詩註估論物價也估客候時價
以射利者有江估漕估鹽估等皆因物價低昂賤買
貴賣之徒胡本西北夷之稱其人賡貨適異邦雷開
肆交易唐時揚州常有波斯胡店想亦古既有之後
漢書馬援傳伏波類西域賈胡到處輒止以是失利
是也因遂泛謂賈為胡至如辛延年羽林郎詩依倚

將軍威調笑酒家胡謂當墟倡女為胡故有胡姬之稱
稱鬻貨曰商胡商只是行賈不必真賈胡也夫估客
胡商趨利尤甚乘急陵危以博僥倖將無所避然及
臨灑頭之險則瞻落魂銷惴惴戰戰禱神念佛淚滿
衣襟拚命決死乃敢進舟甚矣其危
險也舊說覆舟喪資登岸而泣可笑
寄語舟航惡年

少休翻鹽井橫黃金惡年少謂販鹽無賴之徒翻傾盡也蜀中鹽井數百歲莫數百

萬斤自贍一方之用翻鹽井言傾盡井中之鹽以食一時之利也橫戶孟反不由其道也橫黃金言橫博厚利也蓋江漲舟絕荆州鹽價踊貴無賴子弟冒險射利妄乘血氣動罹沈溺故特丁寧戒之也一本橫作擲謂覆沒失利也

季夏送鄉弟詔陪黃門從叔朝謁鄉弟鄉里同姓之從弟若

再三從弟也父之從弟曰從叔大曆元年杜鴻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既平崔旰之亂二年六月遂還朝詔以戰功從入京也為第七句特舉季夏稱鄉弟亦為第二句也

令弟尚為滄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弟曰令弟不必呼

限稱人之弟見諸家詩詞謝靈運酬惠連詩云未路逢令弟開顏披心胷乃知不始于唐人也吳越春秋禹夢繡衣男子自稱滄水使者授禹治水之要以比詔為開江使公自註詔比兼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使舟船莫出猶言無過也杜氏一族皆居長安杜陵見贈韋七詩註此言詔雖位尚未達而門地之貴為長安名家也即從叔黃門亦杜陵一族在其中矣

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

廷已入秦一聯專稱黃門以同平章事為節度使故曰兼安謂平崔旰于之亂已者驚惜之也黃

地拖玉腰金報國身一聯稱詔上句舉功勞下句期召擢捨舟策馬言職雖為開江

使方平崔旰之亂弃舟船之事專從事於兵馬也論兵地言參謀黃門軍幕也朱註詔出峽後應從陸道歸京師故曰捨舟策馬可笑拖玉玉佩也腰金金帶也此預祝其登庸而言也報國身謂向致死以戰也

莫度清秋吟蟋蟀早開黃閣畫麒麟

莫訓應無潘岳仕途不達作秋

興賦中云蟋蟀鳴于屏軒今翻用之漢宣帝圖功臣於麒麟閣此借言其致於青雲之上蓋詔有軍功故鴻漸攜以朝謁欲奏為朝官時季夏送行期其不經秋而事諧故言弟入京師應無悠悠虛度三秋而賦蟋蟀鳴于屏軒其蒙相公之薦以軍功登庸直致於青雲之上必無蹉跎之憂也早字反襯起句尚字漢稱上德殿門以黃塗扉故曰黃闥今因指麒麟閣為黃閣也或以為指從叔黃門泥矣舊本開作聞今據輯註本正之岑參詩天子預開麟閣待亦與此詩同

覃山人隱居

山人事跡無考山人已亡公過其隱居之所欽節慕風賦以弔之也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

南極老人壽星也史記天官書

狼北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星山人南中高士故以此比之言其非凡人且以壽終也北山移文孔稚圭所作鄙周顒隱操不遂假山靈意以嘲之中云馳煙驛路勒移山庭此曰勒銘趁韻爾自字誰字相呼應言

山人隱操賢貞 徵君已去獨松菊哀壑無光留戶庭

山人無敢論者也 獨松菊即陶徵君歸去來辭松菊獨存也哀壑壑色含哀也留遺也此句亦取移文中雲壑礪戶山庭而澹化用之故得與前句對不然偏枯矣蓋言林壑慘澹無光而戶庭空遺耳令人惆悵想慕不勝物在人亡之感也

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

此感山人高節而傷

己浪跡也亂離詩語言世亂人離出處易語言出仕與處家必須就辭徵時而言經營也詩大雅經之營之註經量度也此承上戶庭言固辭徵不起而經營此隱栖也一說經歷之義非也蓋言我亦固慕隱逸之好但奈此亂離之時竊思以康濟不得已而栖栖爾山人獨能明出處之義卜居此地而為栖逸之所浩然自決堅臥不起全性命於亂世逍遙白雲之鄉是非吾所及良可欽慕也上句孟子答充虞不豫之問是其志也下句因事不諧而服山之高車駟馬帶人之卓識也不讀平聲說見夜航詩話

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

四皓采芝歌曰高車駟馬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若

貧賤之肆志，帶傾覆，即言富貴非不好，然危機所伏也。此嘆出，不如處以美山人之高蹈，蓋隱居在大路傍，故云。恨望，恨不得相見，惆悵以慕望也。翠屏，山名，山色擁翠，環列如屏，故名。一在夔州，達縣；一在忠州。南山，人所居不詳，不知孰指。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亦移文所云。山阿寂寥，千載誰賞，悵望秋天，虛對翠屏耳。結得悠然無限景，慕怡有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之思。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咳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

泛鄭監前湖

甥音生，姊妹之子，為甥。宇文晁，禮部尚書李之芳之甥，尚書上疑原

有李字誤脫耳，或音郁，崔咳國子司業融之孫，禮部尚書翹之子也。特稱其父祖舅氏以著名家子弟。蓋本諸詩，召南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也。鄭監名審官，秘書監有湖亭，在峽州，公集有暮春陪李尚書之芳過鄭監湖亭之作，是前已遊過，故曰重泛。此在江陵時事，詩中曰葛巾荷珠，蓋夏日之遊也。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

亭在郊外，故曰郊扉。見遠俗塵

所以長幽寂也。野水指湖，接連言湖水春漲，直接亭前何等景趣。境既幽寂，景復如是，此先說其所以淹留也。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欹側未回船。淹滯也。錦席也。還猶又也。出浦泛于湖也。葛巾處士之服，謂已欹側言醉態，暗用落帽之意。蓋亭設錦席，延客宴飲，餞羞豐甘，留連盡歡，既醉既飽，席將散矣。乃又移宴之，前湖於是乘歡復大飲，至醉態婆娑，中傾欲落，而向未回船，逸興快樂遂至。

晚霞散而夕露侵也。尊當霞綺輕初散，權拂荷珠碎卻圓。當對也。霞綺謂彩霞如曬錦綺，謝眺詩餘霞散如綺，開樽對之。言風景之美，酒亦有流霞之稱，見樽酒之色與霞比，豈非復人間尋常之物矣。輕初散三字極有狀態，輕切綺字散，謂色漸薄而滅。

蓋天迫黃昏也。荷珠荷上露珠，見梁元帝詩。此言入夜荷閒，翅棹而過，露珠觸棹，碎散卻復團圓也。蓋初飲亭上，留連已久，向晚乃泛前湖，而回船之遲，遂及侵露也。上句醜顏爛漫不勝耳熱，下句涼氣冷然何

等爽快且初字見其久卻字見其速不但習池歸酌只兩虛字勢態如睹看他幹旋之妙

酈君看鄭谷去黃緣
習池比前湖酈酌甚醉貌歸酈襄陽每出遊之習氏園池置酒輒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酈酌無所知君指二公子鄭谷見前亦因姓用之指亭蓋亭傍山也去猶往謂赴亭也黃進也吳都賦黃緣山岳之岳韻會黃緣緣連也此跟第三句言再就亭而憩息焉蓋淹留二字一篇樞軸不但如山公遊習家徒池上酈酌而還更復回到鄭谷之亭緣連淹留之久入夜尚未有歸主人殷勤之厚有加無已也因賂干進亦為黃緣一說因謂此寓諧諷之意尊鄭谷為難到之所黃緣方許到耳案孟浩然詩沙岸曉黃緣皇甫冉詩黃緣幽谷遠韓退之詩青谷無路難黃緣皆是攀緣之義取諸吳都賦公詩亦與谷字通脈用之斷非鑽刺謂之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憩去例反休也年譜大曆三年秋自江陵

移居公安冬晚之岳州案公移居公安詩云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而留別大易云沙村白雪仍合凍江縣紅梅已放春是以秋至此縣暮冬始去留寓僅五六月矣編次宜在留別大易之次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

明星啟明星晨先日見東方光

最明故後眾星而沒不遲不久也照對擊柝欲罷而言啟明之光亦將不久而沒也公欲發候曉柝聲闌珊明星漸微隣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野哭泣遍野詳見閣夜詩註公安旅寓隣雞野哭日日所聞者今將去此縣特隣而哀之也能幾時言不久也凡萬物之色浮生之態皆須與變化轉瞬陳跡不唯吾身世夢幻也隣雞與野哭物色與生態就句對格能幾時三字亦一篇樞軸起處已寓其意至結和盤托出矣舟楫渺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通音釋往也無前期言不知所止也此自嘆其浪跡無定今扁舟渺然離

公安而去前程茫茫莫知所之亦唯出門轉眄已陳

跡藥餌扶吾隨所之右軍蘭亭序俯仰之間已為陳

跡今日轉眄更切陳跡指公安倚居而言公數月所

想息今將離別亦有依戀意纔一出門而去倏忽轉

眄閒便已為陳跡矣隨所之言任飄蕩即無前期也

公素患肺病又病痺半身不遂唯藥餌是賴扶持殘

軀生涯幾何悠悠浪迹抑任被天命隨所遇而已誠

無奈何之辭也嗚呼公而至於此極其謂之何哉

長沙送李十一銜長沙即潭州唐初改長沙郡為潭州天寶中復為長沙郡

公是歲夏再赴衡復回次潭蓋欲歸襄陽也李銜不詳何人以詩意考之蓋還長安也

與子遊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避地避禍亂於

即同谷縣乾元二年開輔饑亂穀食踊貴公西去度

隴客奈州尋往同谷時李銜亦避地寓居于此今於

洞庭邂逅相遇追念嘗同艱難已經十二秋矣

兩句第二字竝拗或謂子空作君庭叶去聲遠愧

尚方曾賜履竟非吾土倦登樓尚方賜履見終明府

拜工部員外郎得與尚方賜履之列然未嘗登朝奉

職徒帶虛銜耳故曰遠愧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

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竟字緊接洞庭嘆洞庭雖絕

景至竟是異鄉也公思鄉登樓欲歸而不得徒抱非

土之嘆不勝悵望自悲故不欲復登也蓋李還京師

空得為朝官公因自省吾身嘆其不能如王喬之飛

鳥而朝而徒似王粲之登樓以悲也久存膠漆應難立一辱泥塗遂晚

取前聯悲己此聯推李膠漆言久要之交漢書雷義

陳重友善同舉孝廉俱拜尚書郎時人語曰膠漆

自謂堅不如雷與陳應難立言李之材器必當顯于

終不收也李杜齊名真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後漢李膺

杜密名行相次時人稱李杜范滂坐黨事詣獄與母

訣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此因姓借以

木行詩解 卷一
喻銜。盥己忝竊。忝事竊名也。陸機謝平原內史表。豈臣蒙垢。合各所宜。忝竊蓋銜當仕。朝登庸已。則以擢散。終乃李杜齊名。竝稱真。古人所謂忝竊不啻愧。賜履虛名也。北方曰朔。朔雲寒也。寒菊殘菊也。此應秋字。為結時屬秋末。風景殊悲。寒雲黯慘。殘菊蕭索。倍增離憂。不勝傷目。蓋不但時景。世態衰亂。亦復如是。所以深致感慨也。此篇蓋為公七言律。絕筆。居無何。遂卒。宜其衰颯無氣力也。公本集七律凡一百五十九首。今此集所錄。通計一百三十三首。遺二十六首矣。須俟他日得聞。改正其編次。追補以加註說也。

杜律詳解卷之下

明治三十年八月廿三日印刷
同 年九月一日發行

發行兼
印刷者

關西圖書株式會社

三重縣津市西町五拾九番屋敷

右代表者

專務取締役 後藤倍吉

